

潞安府志卷二十九

藝文續編一

賜馮奉世璽書

元帝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魯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爲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魯依深山多徑道不得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勢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爲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

詣非爲擊也今發三輔河東 農越騎迹射飲飛轂者
羽林孤兒及呼速索噉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
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
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
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
也若夫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
到合擊羌魯

論代羌事

馮奉世

羌魯近在境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
師討之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

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
射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
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
一月足以決

再論代羌事

時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
歛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
之又論

天下被饑僅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
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
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
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

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

自陳疏

馮衍

臣伏念高祖之畧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宏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

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
將師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勅外遠
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
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
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
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
今遭清明之時飭躬立行之秋而怨讐叢興譏議橫世
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功也疏遠隴畝之臣無望高
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求罪尤

馮參贊

班固

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與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王貢兩龔鮑宣傳合贊

班固

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

清節之士於是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
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陷焉貞而不諒薛方
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

爲馮野王詣王鳳奏記

杜欽

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予賜今有司
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
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
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
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
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

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卽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

說廉丹書

馮衍

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馮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

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
不爲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張良以五世相韓
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將軍之
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
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况子孫乎人所歌
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都鎮撫吏士
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
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
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
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

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

說廉丹書

又

馮衍

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處於未萌况其昭哲者乎凡
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
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故信
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
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

說鮑永書

馮衍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
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

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
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
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
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擊未解兵連不息皇
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唾
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
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期之間海內大定繼
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
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
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

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
屋畧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
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
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
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
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
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
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况乎萬里之漢
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
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正定

之際復擾而大將所部不過百里守城戰軍不息兵革
雲翔百姓震駭柰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
名關北逼彊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
之場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
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
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
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說鄧禹書

馮衍

衍聞昔者先王學大道以觀於政夫爲君而不明於道
上無所承天下無以化民爲臣而不明於道進無以事

君退無以修身聖朝天然之資將軍純茂之德誠少遊
神乎經書之林馳情乎元妙之中明昭於日月而智溢
乎四海聖朝享堯舜之榮將軍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

與陰就書

馮衍

衍聞神龍驤首幽雲景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
同情合聲比則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殷勤論
議周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
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齋恨入冥思
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
之臣無所效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

官屬行不自量願侯白以術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侯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限

宋

鮑永傳論

范

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其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概也

桓譚馮衍傳論

范蔚宗

夫貴者負執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畧然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以彌阻於來情嗚呼

隋

獎陸讓母馮氏詔

馮氏體備仁慈夙嫻禮度孽讓非其所生往犯憲章宜從極法躬自詣闕爲之請命匍匐頓顙朕哀其義特免

死臯使天下婦人皆如馮者豈不閨門雍睦風俗和平
朕每嘉歡不能已宜標揚優賞用彰有德可賜帛五百
段集諸命婦與馮相識以寵異之

唐

爲戰陣處立寺詔

貞觀三年

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元戎致此明罰其有桀犬
嬰此湯羅銜鬚義憤終乎握節各狗所奉咸日往月來
逝川斯遠雖項籍放命封樹紀於邱墓紀信捐生丹素
著於圖象猶恐九泉之下尙淪鼎鑊八難之間永纏水
炭愀然疚懷用忘興寢所以樹其福田濟其營魄可於

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克徒殞身戎陣者各建寺
刹招延勝侶望法鼓所振變炎火於青蓮清梵所聞易
苦海於甘露所司量定處所並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

院宇具爲事條以聞稱朕哀矜之意

按太宗破薛舉立昭仁寺於幽州破

王世充立昭覺寺於潞州破劉武周立宏濟寺於汾州
破宋金剛立慈雲寺於晉州破崔老生立普濟寺於信
州破竇建德立等慈寺於鄭州破劉黑闥立昭福寺於
洛州並給度牒命虞世南李百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
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碑銘以紀
功業此昭覺寺之緣始故錄之

討劉正制

錄畧

李德裕草

從諫生稟戾氣幼習亂風暫展執圭之儀終無上綬之
請隙駒爲喻魏豹姑務於絕河井蛙自居孫述頗聞於

恃險正雖若卵之可矜豈淵魚之是察烈祖在藩先天
啓聖符瑞昭晰續事煥於泗亭鑿輅循遊金石刻於代
邸必非同惡咸許自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
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雄渠受戮祇以要君

聖應圖贊

張九齡

臣聞啓聖者天也宜有以覺悟受命者聖也必有以明
徵故神不言而可知時將至而先兆當陛下龍潛於上
黨也或托數於雲物或効靈於卜筮天之意旨叮嚀垂
象惟恐後時而又以潞水之泓深山鹿之挺走馳騁是
獲厲流不濡非力所能以明或躍乾之上體時而九四

神道幽贊聖期密爾自後而占何著明其若此蓋天福
海內地降聖迹以瑞非常之后以決如神之策至於再
三明必信耳

論劉從諫求爲留後疏

李絳

兵機尙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已死數
月朝廷尙未處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
不盡與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尙有其半效順從諫
未嘗久典兵馬威惠未加於人又此道素貧非時必無
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一將充昭義節度使令兼
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謂先意奪人

之心也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
設使從諫撓朝命其將士必不從今朝廷久無處分彼
軍不曉朝廷之意欲效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恐
別更除人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設錢
數軍士覬望尤難指揮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勅宣
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絹五十萬匹使之賞設
續除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且擇利而行
萬無違拒設不從命臣亦以爲不假攻討何則臣聞從
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蓄兵刀足明羣心殊未
得一帳下之士亦在不疑熟計利害決無卽授從諫之

理

文詞雅麗策

苗晉卿

陛下頃與三事大夫議於朝以計天下有奇才異行含
光而不揚其輝詔諸侯咸舉之臣實至愚不通大識循
才審行不副高求臣聞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孝經曰王者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理天下是
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理所謂天地設位聖人
成能而保大定功勲業蓋時也逮金石斯縑步驟不同
時有澆淳教隨繁畧桑扈谷風之刺三歸八佾之嫌人
用僭忒一至於此陛下嗣守丕緒茂昭大德能使百官

承式萬邦作乂所謂孕虞育夏甄殷陶周革弊移風自
前代未有也陛下乃賜臣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
軌尙闕者豈不以採芻蕘之義誠考試之端不宰其功
俯垂下問實陛下謙德也微臣何足以知之制策曰至
如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
何方而可者臣聞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
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理洪水天賜洛書法而陳之洪
範是也故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疇相爲表裏聖
人行道各保其真若人有乖方數必徵於錯逆政惟協
雅理必應於調和考之咎徵粲然著矣陛下隨陽澤以

著恩慎嚴霜以肅威鷹隼未擊罽羅不施草木未零山林不伐足可使垂景星而降甘露騰休氣而漏醴泉臣以爲一以貫之其道久矣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畧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修外爲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孔子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董仲舒對策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之爲德陰之爲刑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陛下修先王之好生存大易之緩死頃者省囹圄去桎梏此則修省刑罰之

謂也臣聞樂以理內爲同禮以修外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二者並行合爲一體揖讓而理天下者禮樂之謂也適時之要斯並存焉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武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請以對用釋余疑者臣以爲斯並漢主之樂載於班氏之書必使究其明徵考其敏博旣勞更僕何易盡言雖敢畧而陳之尙未臻其極也臣聞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古者制宗廟太祝迎神於廟門其義也四時武德者漢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而五奏於高廟焉五

行舞者本之周武也秦始皇二十五年更爲五行也漢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昭德盛德宣之所以尊宗廟昭容禮容者出武德文始五行之舞也謹對

記傳

鄭惠王石記

石字下疑關塔字

僧 洪 滿

王諱元懿字

關

隴西狄道人也曾祖太祖景皇帝祖元

皇帝父高祖太武皇帝王卽太武皇帝之第十三子也往任潞州日於此山奉爲先聖敬造石舍利塔一所下并有勅賜舍利骨參漆粒造藏經三千卷觀夫大造遠

契洪猷永貞度績咸熙彝倫式敘莫不分茅土建諸侯
延帝子於維藩降天孫於伯牧者矣伏惟大王通源聖
澤寵位皇華松姿孤堅玉氣柔潤鎮靜方岳聲政治聞
都督荆安惟德是順出守絳潞非賢勿居卽何暮海沂
之謠不足儔其匹也而乃洗心覺路虔誠妙門慈林山
中雕礪寶塔智乘寺所裝飾真容藻繪具周慶讚將畢
洪滿親承教旨躬奉綸言以拙補勤猥當檢校恐河海
傾竭陵谷變移謹件先皇子孫勒諸貞石嗣鄭王郢州
刺史璣第二王子呂國公琛第三王子樂平公珪第四
王子上庸公琰第五王子樂陵公球第六王子武安公

珉第七王子南海公璿第八王子安德公琳第九王子

新平公璿第十王子邵陵公珣咸亨四年十月八日

按新

唐書鄭惠王傳稱王有十子而宗室世系表失載武安公珉又樂平公珪表作樂安郡公錄此亦足以補史傳之佚也

拾甲子年事

羅 隱

大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
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摧沮有
時涼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弔往之
懷似不能多也雅爲谷所愛因日日新聲及劉從諫得
父封谷以窮途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慧雖

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
得志後勾聚亡命以窺脅朝廷大爲四方人怪訝有實
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屨間狎
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
憂理常也况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
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
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
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
爲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且章武朝數鎮顛覆皆
以雄才傑器尙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擢自兒女子手

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爲不齊鬼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月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復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連坐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獻西嶽書

李靖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嶽大王閣下靖聞上清下
濁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人神之道又聞聰明
正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嗟峨擅
德肅爽凝威爲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嶽是以歷像
清廟作鎮金方遐觀歷代哲王莫不順時禮祀興雲致
雨天實肯從轉孽爲祥何有不賴嗚呼靖者一丈夫耳
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進退似失
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矣社稷陵夸宇宙傾覆奸雄
競逐郡縣土崩遂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
海岳卷氛稜以闢山河使萬姓昭蘇庶物昌運卽應天

順時之作也又大寶不可以妄據欲仗劍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傾濟世志吐肝膽於階下惟神鑒之願告進退之機得遂平生之志有賽德之時終陳擊鼓若三問不對亦何神之有靈然後卽靖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畧亦未晚也惟神裁之

按靖本京兆三原人相傳

靖戰據潞城縣故邑人崇祀之至今不衰其獻西嶽書石刻廟中字法絕佳惜今廢

賀中書門下平澤潞啓

杜牧

某啓伏以上黨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行而跨河朔戰國時張儀以爲天下之脊建中日田悅名曰腹中之眼帶甲十萬籍土五州太行夷儀爲其肩關鍵馬強

兵爲其羽翼自逆黨專有僅及一世頗聞教育實曰精強昨者凶豎專地之請初陳聖主整旅之詔將下中外遠爾皆疑難攻蜂蟻螳螂頗亦自負伏惟相公上符神斷潛運廟謀仗宗社威靈驅風雲雷電掌上必取毅中難逃纔逾周星果梟逆首周公東征之役捷至三年憲皇淮夷之師尅聞四歲較虜寇之強弱曾不等倫考攻取之敗亡何至容易若非睿算英畧借箸深謀比之前修一何遠出自此鞭笞反側灑掃河湟大闢明堂再振儒校窮天盡地皆爲壽域之人赤子秀眉共老止戈之代某謬分符竹實由恩知慶快樂沐之誠倍百常品不

宣

李衛公勲德贊

有隋之末羣盜熾蒸帝震怒發太白照野將有聖人兵
定天下金精下射猛毅感激李公矯矯從此奮跡躍於
中原王者則獲壯士不死唐威載赫帝曰汝傑奉天之
罰手付金鉞俾往式遏不庭刈殺如騶發發如火烈烈
權枯鏖虐應鼓如截遠如荆巫險若江湖強若匈奴莫
不率從莫不震恭車書混同氛祲蕩空衛侯之功功則
維何威明惠和策勇駕智長驅仁義仁義曠蕩帝王之
將萬古曷瞻鐵山巉巉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志銘

李華

永泰元年四月戊子舊唐相太保韓國公薨天子輟朝
羣臣出次五月壬午贈太師七月丙子詔使中謁者莅
祭京兆少尹護喪龍旗轎車鹵簿哀導加於一等園塋
封樹碑版垂後盛於當朝夫人名本於宏才非厄運不
揚元勳出忠烈百死之中登日月九天之上乾坤閉而
復闢鈞軸折而再駕故肅宗於行再見公曰欲求良弼
其在茲乎公諱晉卿字元輔上黨壺關人祖襲夔贈太
子太師父殆庶贈禮部尙書公成童好學弱冠工文二

登甲科三入高等始自郡邑臺省之任終乎廊廟台輔之器至如牧四郡使四道在人爲政之絕跡於公能事之常格故不足叙天寶之末胡羯亂常公身在陷穽心圖遼廓謁至尊於幕殿議大計於轅門天子壯之拜爲左相公於時與兵部尙書汾陽郡王經畧大業翊贊中興公撫於內汾陽營於外克二京復九廟尊先帝返上皇公之功也乾元二年元兇授首陳希烈等四十八人議在殊死公抗疏上論以四方猶虞罪當寬宥三司質定其事不行於戲慶緒之誅也不用公議使有思明之難朝議之滅復行公計果令天下大安仁人之言不可

己巳上元二年元宗升遐詔公攝政肅宗違代令公當國道合君臣時契雲龍於二主功高宇宙德鍾社稷於一身夫平計之勃安之總有平勃之勲伊攝之霍立之再當伊霍之任人臣貴極今古罕儔公晚嬰衰疾屬辭樞務遂得特紆聖眷俯降臣禮赤墀之下杖策來朝宣室之中肩輿入見此則明主上德而屈體忠臣感恩而忘形君臣之間斯爲盛矣無何有詔冊授太保軍國大務仍諮訪焉公至和爲心太素爲體以虛舟應物世累不能干其神以公器濟時江海不能開其慮故軒裳鐘鼎於我如浮雲大位遐年在生爲逆旅享年七十有七

歷任二十有四順如也夫人韓國夫人博陵崔氏詩書
之門金玉其度先公而歿今則耐焉嗣子發丕堅祭垂
向呂稷望咸等並強學懿文保家繼代忠足以勵行孝
足以揚名叙德立銘願昭先烈掌文之客敢忘大猷其
詞曰有唐宗臣爲國元老清明淳粹全德體道磊落臣
節深沉廟謨智能逃難忠則忘軀幽薊弄兵咸秦振蕩
舉族南棄拔身北嚮一見先皇其言甚壯指麾籌畫爰
立作相天地反正蒼生之望伊昔南狩衣冠下從三司
獻議萬乘將同諫書一出天下稱公二聖登遐萬方是
荷聖皇在闔務輟宸坐稱政臨朝非公不可彼蒼不仁

殲我鼎臣天歸說夢嶽降申神嵯峨碑版突兀封樹鳴
呼相國韓公之墓

宋都尉墓志

闕名

君諱舉字思進太原西河人也出自帝嚳殷王之苗裔
若夫周封微子錫九命以分都漢拜宋宏列三公以讚
國沿茲以降軒蓋相承騰茂飛英不得同日而言矣祖
秀齊鎮遠將軍父悅隋擢爲本部中正君維岳降生含
章間起貞心孤聳凌百丈之松逸足迥馳超千里之驥
搏風迅上勁羽薄於穹天凌波遠泝巨鱗橫於大壑大
唐興運更造二儀清氛葭於區寰掃羣兇於九域君奉

旗斬將名震霸功滅敵摧城勲參王業特授儀同三司
非其志也君歸依上道充念濛固凝心寂滅之場託想
無爲之境大唐永徽二年六月十四日卒於私第春秋
七十有一士友駿奔親朋擗踊啟手啟足乍殞乍生君
履道貞純懷鉛握素仁義播其徽猷孝弟揚其茂實雖
潛暉山水聲聞九澤晦彩林泉譽流三輔嗚呼名存身
沒實追悼於當今物在人亡更悲涼於古昔夫人裴氏
鍾氏並冠蓋良家公侯甲族年齡不竟風露先晞窳窳
之所旣宏窆棺之禮從吉卽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合
葬於州城西二里南望羊頭雲蒸觸石西通漳浦水氣

沉潛東臨百雉之城北枕三垂之嶺山形起伏還符白
鶴之祥地勢風雲更合青鳥之候嗚呼乃爲銘曰
歸周九命封殖宋宏佐漢三公建職作帝鹽梅爲君羽
翼奕葉英賢蟬聯盛德其一惟祖惟考乃文乃武蹇諤匡

君忠貞翼主功被山河德賚茅土價重十城名高九府

其二君之嗣也克復前蹤儀型模楷詞令溫恭舉旗斬將

名立功成惟求上道寂滅爲宗其三五福無徵兩楹作夢

龜散徒聞龍符無用士友駿奔親朋悲慟昊天不弔奄

焉長送其四裴氏鍾氏蘭彤桂折玉色消沉金聲永絕織

女還星姮娥歸月迴帳泉門光輝此滅其五寒郊寂寞川

空鳥思隴閣雲昏松吟風馳望道增愛看碑落淚一朝
今古千秋銘志靈識何從新封此地

潞州屯留縣鄧君墓志銘

君諱恢字文廓南陽人也因官從駕遂宅屯留其先蓋
基黃帝漢相侍中鄧艾之苗裔鎮北將軍鄧辰之貴允
若夫瓊根始構瑤緒發於帝軒玉樹分柯寶族興於鄧
國洎茲以降厥後大昌闕闕蟬聯不可同日而語矣曾
祖顯齊耀鋒將軍使持節四川諸軍事恒州刺史祖遵
明威將軍兼長流幽州都督父霞隋朝請俄遷清胡府
校尉並得謀猷王畧叅預霸機有燭緹緝昭彰雲閣惟

君承家赤水蘊質紫山竹野逢猿早知劍術唐運之始
九五龍飛君預八百之期遂遷孟津之會舉旌斬將屢
捷魚麗告廟崇功起家上柱國方當輸誠絳闕盡節紫
庭不謂忠効莫申風霜湊理大唐咸亨元年十月六日
殞於私第嗚呼哀哉楚寶不復登壇漢珠無由照乘士
女流涕如思鄭產之亡寮采興嗟似哭羊公之歿宅兆
無曠窀穸有期卽以咸亨二年十二月甲子朔十日癸
酉遷窆於余吾城東北二里東瞻大澤龍蛇所生西瞰
嶮山風雲交會南臨絳水縣帶屯留北眺傾城聖泉靈
異於其四勝乃置廟焉恐陵谷遷移勒斯銘記其詞曰

壽邱孕聖鄧國開基金柯潔燿玉葉凝暉千齡軒冕萬
古垂衣君之嗣也維嶽降生松貞竹秀玉潤珠明雄圖
鬱起謀畧縱橫閱川不駐日迫崦嵫玉辭荆岫珠沈漢
湄勒銘悽愴斯人在斯

乾隆四年屯留鄧村土地廟後
因築塲得此墓石始知鄧村之

所由
名也

大周故朝散大夫苗府君志銘

公諱裕字君綽潁川長社人也十一代祖漢景二年封
潞縣侯食邑屯留子孫因而家焉曾祖貴魏封安樂郡
開國侯祖壬齊諫議大夫公以隋開皇二年州貢進士
行修廉潔射策甲科起家授朝散游騎尉爰屆貞觀之

嗣遷授上黨郡主簿職總羣司能官莅政公夙彰令譽
洞曉幽微屬唐啟運先赴義旗勇決驍雄摧破兇黨特
授朝散崇德賞功識道味之淺深知榮辱之倚伏雖佩
榮職非其願也于時邱園守素體道居貞上元不鑿春
秋八十又六嗣聖元年二月戊申十二日巳未奄從風
燭哀哉命也哲士云亡夫人郭氏乃隋驃騎將軍刺史
璋之孫也貞專淑順聖善母儀肅穆閨闈防閑內則風
枝不靜早已殂落以天和元年實沈之歲羽形物化卽
以其年十月甲辰朔二十九日壬申合葬於屯留故邑
城北一里之原恐田成碧海渚變松巒勒銘記於元扃

詞曰穆穆軒黃綿綿后稷貴賤彰顯嘉禾播殖休烈鴻
猷信芳垂則允嗣英哲皇王羽翼泉扃永闕何齡瞬息

程司馬墓志

王汝

君諱芝字靈秀廣平人也遠祖上黨太守封潞城縣侯
子孫因家焉高祖禮齊銀青光祿大夫并州刺史攝諸
軍事高情賦物爲九能之大夫宏畧佐時宣六條之美
績蒲鞭示恥竹騎懷恩萬頃波瀾千丈崖岸曾祖相隋
葉縣令職裁貝錦政揆元歌鳧去鳧來豈孤芳於往彥
星出星入何獨美於前修樹上翔鸞遙窺心鏡桑間馴
雉遠狎仁風祖師仁辨日髻年叅元早歲十八秀才舉

人東京三張減價二陸罕儔聲振洛陽名高賈誼初授
本州司戶簪裾郡邑譽滿百城衣錦鄉關榮光三善後
改任同州錄事叅軍提綱境內振領壺清佑列岳以窮
奸閭中肅穆輔帝卿而康直天下規模惟君器錫淹凝

風神秀出輔小山之桂佐長坂之蘭忠孝其心瑚璉其
德豈謂藏舟易往陳馬難留春秋六十有三遭疾卒於
私第夫人華陰楊氏太尉公之裔上柱國禮會府折衝
才之女也家風迥舉門慶夙彰汎輕柏於中河附長松
於邃谷俄而鳳移桂樹生死齊淪龍去劍潭雄雌並化
同以先天元年十一月七日合葬於潞州西南三十里

平原禮也地入全晉城分故韓壺口東臨得昭侯之與
壤漳源西據識帝女之銜枝獸石存塋嘯清風於荒隧

鳥占卜地候白日於佳城嗣子思儼仲子思訓季子思
空等哀纏扣地痛極號天俱懷荼蓼之悲共結風木之
恨縱九河如帶茂烈仍存三山若礪風猷尙在其詞曰
高辛之苗伯符之允慶襲殷周榮承魏晉趙客曰嬰漢
臣爲浚惟子乃孫金貞玉潤猗歟祖考聿修厥德武庫
經邦文揚觀國三輔爲榮兩河綰職洛陽才子其儀不
忒寒水瀟瀟高陵鬱鬱隱道藏靈三琴悲瑟素葢風移
丹旄雲拂一歸兮元夜長辭兮白日

霍處士墓志

失名

君諱良字臘仁河東霍邑人也曾祖義隋授岐州長史
寨帷廣視百城息盧鵠之喧露冕遐臨十部絕豺狼之
暴祖端上騎都尉右衛從善府校尉青邱義結元兔蜂
飛執戟前驅俄然勦截功高上賞授以殊勲撫掌廉平
曾無註誤公稟性貞良素懷風月不求名以損己惟將
德以潤身放曠林泉之中逍遙邱園之內豈謂二監來
夢一鶴栖庭舟壑易遷早從俄逝春秋三十有五咸亨
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卒於私第嗚呼珠沈漢沼玉碎荆
磯游客停賞春夫輟相今以景龍元年歲次戊申十二

月己未朔十四日壬申葬於壺關城南三十里斯原禮也嗣子孝恭茹荼攀轎泣血消形長歸元壤之神永隔在生之室恐桑田之有變鑄玉石而爲紀

董君墓志銘並序

君諱師字德行望本董狐之苗裔因官此郡人也曾祖道祖緒本州錄事父騎都尉君器宇澄邃局度洪深禮教修於鄉閭仁風扇於里閭福不祐仁儀鳳三年三月二日終於家第春秋四十有二夫人裴氏淑質凝輝應鳳祥而在則芳姿湛彩撫鸞舞以裁規閭里挹其輝猷郡邑欽其禮節春秋六十有九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

亥正月戊午朔二十八日巳酉窆於南董村東北一里
之原禮也嗣子立言循陔動思陟岵興悲執遺視而長
號抱藏書而永慟扶毀瘠之力用壘高墳分滅性之餘
以崇棺槨恐山移岸徙勒石爲銘

康熙辛未農民耕田
獲此石足徵南董鄉

名其來遠

矣錄之

馮處士墓志

君諱元字裕甫上黨人也卽馮亭之後裔曾祖龍齊任
魏州長史美政及人袂飛蝗於千里慈仁育物寬峻法
於三章祖範隋任夏州博士擁座授經得鴻名於北海
下帷慕道騰令譽於關西父斐少好琴書志窮山水重

暮山之飲犢退朝歌之馳驟德性恢宏潛名不仕君養
志邱園同陶潛之五柳居家孝友異田真之獨株每以
書閣雲消動詞章於白鳳墨池波靖望筆海於飛鴻白
馬臨關謝事機於卽日清琴向月赤燭養於今晨屬以
積福無徵易簣斯及同兩楹之應兆若二豎之殃來旬
月之間纏疴不愈卒於私第春秋五十有七嗣子加輝
卜葬於城西南司馬村西北平原禮也其詞曰一從蒿
里永秘泉臺白馬旣往非任不廻痛臨川之已逝感俗
士之傷悲

郭柱國墓志

君諱盛字德太原人也周虢叔之苗裔郭級之後曾祖
寶任慶州華池縣尉父愍隋朝舉秀才惟岳降神含章
挺秀敦詩閱禮至操風雲君蘊三畧之英謀預七萃之
行陣往以龍遊涿水棄筆從戎鹿盡中原勳兼武帳迴
戈指日挺劍衝星勇烈冠於三軍忠赤橫於一旅君智
謀雙美文武兼資時展效以鷹揚得封侯於鸞領言唯
金石氣襲芝蘭麝物許其用遊遜弟聞於親執豈以百
齡已盡千月遽空俄軫北遊奄聞東首春秋六十七開
元廿八載四月二十一日終於私第夫人馮氏婦德夙
彰母儀堅著性諧琴瑟道契墳簞楚劍雙沉梧桐俱死

春秋六十開元十六載五月十三日終男神安開元二十六載二月十日終以天寶九載歲次庚寅十一月丙戌朔二十四日巳酉含葬於郡南五十里平原禮也左隣麥岫右帶龍山南望雄峯北臨狐嶺嗣子神太修陔動思陟岫興悲谷變山移刊石貞記詞曰郭尹聞望馮氏貞潔琴瑟兩諧潘陽雙絕勒銘兮幽泉千載兮不滅

師言墓志

闕名

君諱闕字師言潞州上黨人也其先炎帝之後祖壽齊鄉郡守決訟舉善道敷庶績父英任州主簿屬隋室道窮中原鼎沸橫流亟亂危途屢踐暨乎代故將表而良

時已逝乃歸閉舊里養素邱園有道無時空懷子輿之
嘆居常自得雅叶啟期之旨君識宇凝深器畧宏遠松
操不改於窮濫竹質豈移於歲寒俄而顧復無依几筵
禮革春秋五十有九卒於私第以總章二年歲次己巳
十月甲午朔二十八日與太夫人王氏合葬於州城西
北五里於時愁雲慘而原野晦悲風起而林蘂秋勒遺
芳於元石庶作固於風猷其詞曰荒涼原野悽愴山川
霜露秋草樹沒晨煙元臺不曙白日何年

王府君墓志

君諱盛其先太原人也因官爲土黨人曾祖達祖廣父

口公幼而知禮長能訓道鄉曲先其孝悌朋友許以信諾蓋百行而不乏亦十室而有鄰加以教子義方必依乎禮垂其汎愛不違於道春秋八十有六以開元二十六年五月五日卒於私第母郝氏宣慈惠和恭敏勤恪挺生其質廉靜天資以先天二年九月終於私第繼母陳氏是曰慈母訓子從道豈伯奇之能養亦子騫之盡力以開元二十六年八月卒於私第以開元二十七年歲次己卯二月癸亥朔八日庚午並合葬於府城南五里平原禮也山瞻壺口表永固於千秋平臨堆阜冀不朽於萬古嗣子宗等式刊貞珉紀諸芳烈其詞曰

生代何幾兮難留風樹不靜兮何求德音冥冥兮超忽
魂靈泉壤兮山邱皇天慘慘白日悠悠泣誰怙兮誰恃
悲神道兮深幽

王府君墓志銘並序

君諱守忠字元德其先太原郡人也曾祖暉祖義父淹
並晦跡衡門養神邱壑侔曾閔之孝友逸老莊之節概
君文武不墜行能起邈敦詩說禮見稱童孺之年矯矢
虛弦挺譽弱冠之日應良家之選備羽衣之林一衛軒
墀屢移星律勉慕仁智放情山水屏囂雜出氛埃別業
蕭條新開柳榭閒居蔭映舊是桃源嗚呼川閱不停山

頽軫思忽棄北堂之壽遽從東岱之游開元二十年六月卒於私第夫人隴西牛氏開元二十六年十一月卒於家享年七十新婦新平馮氏次子承休之偶也開元十三年三月歿於室甫年十八以開元二十七年歲次巳卯二月癸亥朔二十八日庚寅合葬於潞府城南三十五里蒲池村西北二里平原禮也東臨滄海翩翩翔鳳之川西望秦郊翼翼分疆之地南觀峻峙是仙人跨鶴之鄉北眺隴巖爲神叟伏牛之土孤子承業承休等敢鐫金石永紀芳猷其詞曰慶開傳序兮茂禎祥天道何遠兮斯淪亡郊原一望兮淚沾裳邱隴千秋兮增感

傷日月居諸兮同歸於化敬題琬琰兮地久天長

宋

除李端懿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制

門下至治之時常不忘於武備足兵之要在先擇於將
臣禮樂詩書必資於學智信嚴勇又兼以仁是惟難才
豈不慎選用諷剛日敷告外庭具官李端懿器質宏深
資識敏茂地聯近戚無富貴之驕世濟美材躬儒素之
行粵從壯歲綽有令名學問足以與謀忠信可以事上
而能克勵名節靡遑宴安每思報國以有爲嘗請治民
而自效北州之政稱最東土之人甚思惟留務之是居

顧歷時而頗久俾加褒進爰考僉同是用寵以節旄委之藩翰於戲爲政而先無擾所以靖民除戎以戒不虞是宜有素繫乃通明之畧副予專任之懷往惟欽哉膺此休蒞

賜昭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并州龐籍撫諭戒勗詔

卿以文武之才更將相之任入籌帷幄早資決勝之謀出撫邊隅方重臨戎之寄載惟同德可諒宣勤而禪校貪功曾罔虞於蠱毒敗役銜辱致輕損於國威嘉封奏之上陳能列言而引咎雖勇夫債於輕敗彼實自貽而

智者慮於未形宜無不備已失難追於既往後圖猶倚於老成勉思節制之方用副眷懷之厚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除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師傳道之教訓先王所以廸厥官老臣重以典刑天下所以資其智乃睠舊德時謂元勳謀合祖宗之心名載鼎彝之器申攷贊策播告外朝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致仕上柱國潞國公文彥博惇大而清明方嚴而信厚出則秉乎旄鉞入則總我鈞衡文武兼備其才夷險能致其力畢公之

弼四世三紀於茲傳說之總百官萬邦其又爵隆無富
溢之累名遂有身退之榮神明相其壽康人心想其風
采是用還之論道倚以經邦以帝者之師臣謀議廟堂
之上以天下之大老制馭夷狄之情庶幾有爲底於極
治陪敦多井申衍真封於戲呂望惟賢起佐文王之治
周公已老留爲孺子之師矧我耆英無愧前哲往宣
德用格多盤

郭達自致仕起知潞州誥

蘇轍草

秦伯復用孟明是以能霸蜀人亟誅馬謖終亦無功朕
周於用人篤於求舊雖設干羽以懷柔異類而聽鞀鼓

則無忘將臣豈其舊勲久廢不用具官郭遠蚤學弓劍
晚通詩書勇而有謀整且能暇威名懾於西鄙柄任及
於中樞南伐無成嗟伏波之遂棄退居能飯知廉頗之
未衰擢從解組之餘復寄長民之任過而能改豈一青
之足云窮當益堅或來功之可冀勉於圖報以稱異恩
除苗授特授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勲
封食實封如故制

門下出總元戎作先聲於士氣入爲環尹寓軍政於國
容將伸闔外之威以廸師中之吉咨於爾衆朕得其人
具官苗授早以異材見稱武畧被服忠義有烈丈夫之

風砥礪廉隅得士君子之槩薦揚邊圉益著勞能拔自
衆人旣蒙先帝之遇遂拜大將無復一軍之驚祇扈殿
嚴肅將齋鉞予欲少長有禮而兵可用汝其夙夜在公
而令必行於戲愛克厥威罔功茲爲深戒師衆以順爲
武古有成言惟懋乃衷毋忘朕訓

追封鄭鼎制

聖祖應千齡之運茲垂裕於無彊人臣宣百戰之勞豈
加封之未至旌其旣往沛以殊榮故贈銀青榮祿大夫
中書右丞諡忠毅公鄭鼎偉畧雄才清流宿望書通六
籍惟不肆以不矜劍學萬人亦能仁而能勇慶延其閔

閱義著於鄉閭懷昔賢經濟之謀當羣寇搶攘之際兵符早握驅雷電以蕩餘氛潛邸從游廓風雲而遇真主始自西羌之役建興南詔之命志在摧堅涉艱危而不變算無遺策決勝負於必然視長江若一葦可航歸正統而萬邦順軌招降撫定所去見思賑乏蘇枯其勤匪懈蕞爾小孽輒畜黷圖夫何螳臂之微失我鷹揚之輔卹章顯諡雖已極於褒崇大國徵畚盍特昭於眷渥矧其允績有若忠宣丕昭再世之光俯迪嗣孫之請於戲賢者識其大者生死之節靡舒有之是以似之熾昌之來未艾英靈可作殊報是承可贈宣忠保節功臣金紫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潞國公諡忠肅

封唐衛國公李靖靈澤王制

元豐三年

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矧生爲天下之將歿有靈爽
至於神明其可虛王儀而弗用乎隆德府潞城縣微子
嶺廣德廟靈顯王以智勇忠義佐命有唐方北破突厥
由太原出定襄師行之道英魄猶存斯民歲歲奉祀不
怠至於雨暘之所捷若影響厥功懋焉其加褒稱之典
以慰潞城之人抑以見朕思將頗牧之意可特封靈澤
王

唐衛公晉封靈顯王碑記

楊義方

易曰天地變化剛柔相推周流六靈首出庶物陰陽不測者其神道乎書曰欽明文思溫恭允塞嚮用五福降之百祥吉凶所生者其人事乎扶天下之危者必據天下之安除天下之否者必享天下之泰貴盛命也文武才也生惟封侯叢爾班超之氣死當廟食壯哉梁竦之言生民以來王佐之際功德不朽神變無方未有如靈顯王者矣唯王姓李顓元之裔也披地志驗河圖輿鬼五星鶉首列咸秦之分金城千里

缺一句

王諱靖雍州京

兆人也昔在皇唐佐命享崇高之祉迨於晉室聰明降盼蠻之靈生而位尊鼎鉉昇於上唯王起家仕隋爲馬

邑郡丞其屈伸之道有如此者惟君子清明在躬視於
未兆惟賢者忠信爲用量而後臣唐高祖神堯皇帝龍
潛勿用養晦遵時振旅北門觀兵極塞控弦十萬英雄
生震耀之機被練三千慷慨有澄清之志王密察其變
懸識其微自鑠上言道塞其止有如此者太宗皇帝名
飛帝錄功被寰瀛是時拜王爲荊州總管武德四年破
蕭銑於江陵六年執蒲公佑於陳郡遷拜楊府長史安
州大督禹貢九州肇開荆野漢書七郡咸隸桂林文武
登任者厥惟艱哉是用拜王爲刑部尙書中書令轉
部尙書封代國公若乃陰山瀚海大昴西街高皇之憤

雪矣是時天子方疇咨邊事昭赫戎容攘夷狄以正封疆聞鼓鼙而思將帥是類是禡祭蚩尤於北門五甲五兵統羽林於東璧是用封王爲定襄道總管討突厥也帝用嘉之是用拜王爲尚書左僕射進賢之官文帝臨軒方思李牧鄧騭授鉞遂伐西零於是拜王爲西海道大總管西渠鞏甲四百乘之戎車青海葱山五十國之風土唯王戰伐功名事光燹鼎軒裳弁冕位極於人臣享壽鄰於耄期累階至於開府諡曰景武昭其績也贈曰司徒厚其終也其貴有如此者若乃驪穴騰精尼邱稟粹十翼考連山之象九疇觀洛水之書武侯八陣之

圖充國四夷之學靡不通微索隱極思覃精惟幾也故能相天下之宜惟變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汾州大儒文中子王之師也化而不測之謂靈死而不朽之爲顯靈顯之義蓋由此乎晉高祖奄有四方肇基王跡大勲未集戎馬生郊暴盜稱戈下據成臯之隘王師抗旆遂逾溱洧之郊上將潔誠聿求陰助明靈在夢式降元符洎卷甲疾趨詰朝請見梟鳴右燾果召勝風血染長河大殲鯨敵豈止鍾山之草但花人形卽墨之兵始言神助由是飛章上達制冊垂休青編分字於日華茂典增封於王爵赫赫闔闔煌煌廟堂雕甍企而翼張層構竦而

霞起繚周垣之百堵度中式之九筵奔星下拂於綺牕

顧兔位躡於繡栢

缺二字

漢臘常存黃石之祠春露秋霜

無廢臯陶之祀其功德神變也有如此者載嘗披嘉傳
恭拜祠庭讀尙父之丹書預聞英烈讚東方之畫像粗
激壯心拂拭抽毫遂爲銘曰

天造草昧聖人經之王有革命賢臣輔之生爲元輔位
尊帝師歿爲明神其用明棗其尊伊何秉旄仗鉞其神
伊何順天佐伐神以功著貌以廟設其祀不絕其靈罔
歇於赫貞珉永刊英烈

潞祠記

韓固

愚讀春秋宣公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潞氏以潞子
嬰兒歸未嘗不廢書而作惡周道凌弱而諸侯專行殺
伐五等之列始由周命而終不由周以滅也潞種雖出
於赤狄奈何子爵奉周命而立邱明之傳又叙潞之五
罪由其相酆舒可以相之罪而滅潞之國哉其抑強扶
弱之體也安在乃知晉人殺酆舒則可也荀林父滅潞
則非也深人韓固爲尉於黎遊黎之東南十五里有潞
子舊祠其山則曰潞祠蓋山之名因廟而得也昔滅其
國今存其廟蓋後人居潞之國追子之烈而修祀爾今
天下賞罰專於天子上之令未出則下不敢輒誅其怨

其公也至矣然則潞子之廟宜爲紀叙以證周由建侯而興終以諸侯僭度而敗士大夫傷乎古而重於今也以知晉之事周不及後之民神事其潞遂作潞祠記

法堂記

韓 固

開皇五年粵建茲寺賜額寶泰本朝太平興國三祀易寺目爲慶安天聖三載縣遷白馬官吏旣去佛舍殘缺主僧道球能持苦行耻其教有可施而居不壯麗抑教之累也於是求丐瓦木營構棟宇高締法堂西亘修閣寺庭之制巍然可觀邑大夫浩公素達南宗之學以慈忍之意字人得其宜矣命簿尉韓固筆其事謹不敢避

因紀其實宋至和二年歲在乙未三月吉日記

法興寺新修佛殿記

王益柔

潞郡上與天黨號天下之脊而慈林挾右壺口居太行
之肩陟其峻絕莽蒼杳靄之間可以南望三川北顧汾
澮其崇山峻嶺穹谷大眇草木茂密雲霞萬狀軒豁窈
窳氣象熊熊乃一山之秘奧而天下之形勝也佛寺經
始於後魏之神鼎易新於唐之咸亨厥後或興或廢或
葺浸以頽隳逮皇朝建隆之初有僧曰凝誨締構復完
家太師令君嘗爲之碑銘天聖中釋法信與麻衣從深
又闢其基敞三門於其前給事中孫公冲刻其辭於石

今繼主其事者曰紹榮以佛殿始作於晉開運二年距今一百三十餘載垣穿城夷榱桷傾圮於是募檀施鳩力役發於至誠心身信嚮崇壇廣宇撤舊謀新經之營之成於不日其爲殿三楹周以廓腰礪珉以爲柱伐石以爲扉高廣壯嚴可以爲他屋冠備像設之莊嚴窮繪景之精妙率其徒朝夕焚香噴頌發其書而誦習之使來者聞聲而悟觀相而信革鬪怒鄙悖之心而向於和順消欺誕險害之慮而趨於夷易外則漸摩於上之仁義教化而恐畏於禮法刑典俾之暗然日遷善遠罪蓋有厚元元之性輔宴宴之化由是而言則興廢繫乎其

時而得失存乎其人矣榮師生而朴愿幼襲佛服其見
聞董修未始不做依於其教游泳於其業顧世俗貪冒
沒溺者宜不一動其心且其誠慤得鄉閭欣慕以能就
其所願則其精進智識可以副予向所陳爲不疑矣殿
旣成使以書來請記予以大父嘗所游息先子誕育之
地也閱其書不知涕泗之橫集自托不腐實素願焉故
爲之記元豐四年正月五日

重修靈顯王李衛公廟記

張山

在昔隋氏虐害其民上帝震怒乃眷有唐神堯龍飛實
有聖子武定天下混一區宇垂三百載維時上將左右

帝功覆庇生民勛烈格天享封衛國公諡景武其姓李
氏名字彰灼見於舊史方其四征不庭指日奏功韓白
衛霍蓋無以加南平蕭銑開置百郡東擒公佑共會懷
服北伐突厥頡利就擒斥地陰山至於沙漠西伐吐渾
伏乞授首更立其王舉國請降唐之震疊洋溢四方竊
嘗考公之起忠義慷慨上變江都確然大節有不可奪
及君臣已定則委贄就列受命冊勲功成事遂則闔戶
自守以保其身雖有高唐誣罔不能行焉此其去就進
退旣明且哲者也故能保大名享上壽及其薨也鐵山
積石以表其墳班劍羽葆以送其葬哀榮之禮備矣始

終之節盡矣又嘗考公之兵法行於今日者名曰對問
仁義奇正虛實天官時日鬼神龜蛇出入變化其用如
神肆我國家立於學宮命師弟子講習學之可謂功施
於國法施於民祀之宜也在昔蓋嘗出其靈應陰相兵
威進封王爵諡曰靈顯以答神明惟茲潞城微子故墟
北行十里爰有重岡復嶺土厚水深風俗淳朴是宜神
靈安止作廟於此百有餘年載在祀典禮以時舉水旱
癘疫禱無不應牲牢享獻傍走數郡歲月寢久風雨傾
圯民乃相與更而新之曾不踰時壯麗輪奐又架石爲
梁以便其途礮石爲碑將紀其功民以功成來告於今

令尹谷君以其可紀也屬山記之且正其冕服先是英公鄂公立像以侍非禮也谷君已命爲別室祭之紹聖元年歲在甲戌四月十二日記

謁李衛公神祠記

呂升卿

衛國李公佐命唐室勲德第一生挺奇節歿爲明神固其理也傳稱公京兆人元符元年九月升卿行部入潞城界至微子嶺有顯靈王廟在焉視古刻乃知衛公之祠廟貌甚盛邑人祠祭信向言神威靈祈請如響問始所以建廟則曰王占籍於此與唐史不同莫可攷者時升卿自朔漕就移河東由涉邑入境以十五日入廟具

禮修敬焉謹記

賓適亭記

張畢

蒲津人

夫起臺構亭作始則勞而求適則一也欲其遠清幽邃則茂林修竹之是依欲其對酒平望則崇邱大陵之可托欲其翹首面山則蒼莽故墟之所在然而爲亭擇地者未免可否之拘爲心求適者曷離夙駕之弊若乃振衣曳杖步徐行吟體舒氣平而心志已得則非勞之適惟性之適焉距縣宇之北隅因城垣之故址掄材之冗而用不加備濬池以築而役不加勞經始告成敏不踰月於是適然而登望也古木交疎簷無留景則茂林修

竹之不若也平林絕壑了不蔽遏則崇邱大陵之猶是也東北奇秀崑翠盤紆何異乎莽蒼之墟也賓或啟予曰非君之適乃我之適也且主以禮從而卮酒旣陳又得居高明而遠眺望紆徐賦咏而不知其所由然且君之適可忘而我之適亦適矣余曰善因揭其名曰賓適紹聖丁丑八月十五日記

屯留縣惠應祠記

許尚志

縣東北三里許有古張厚泉龍潭祈禱響應尚志以其實聞於有司有司以其狀奏焉天子勅名惠應謹勒石用傳不朽崇寧五年十月日縣令臣許尚忠謹題

尚書省牒潞州屯留縣惠應廟文

禮部狀承都省批送下河東路轉運使奏潞州申屯留縣古張厚泉龍潭祈禱響應乞加爵號事尋下太常寺勘當據本寺申檢准本寺令節文諸神祠應旌封者先賜額合取自朝廷指揮奉勅宜賜惠應廟爲額牒至准勅故牒崇寧四年二月日牒中大夫守右丞鄧大中大夫守左丞何司空左僕射

右牒文見屯留縣惠應祠石刻其所謂右丞鄧者鄧洵武左丞何者何執中司空左僕射不著姓者蔡京也是時文武恬熙權佞富國其君臣日從事于虛無祈禱諂瀆鬼神此亦亂亡之兆也錄之見宋時文牒之制且可徵當日國是云

樂氏二真人封號記

李元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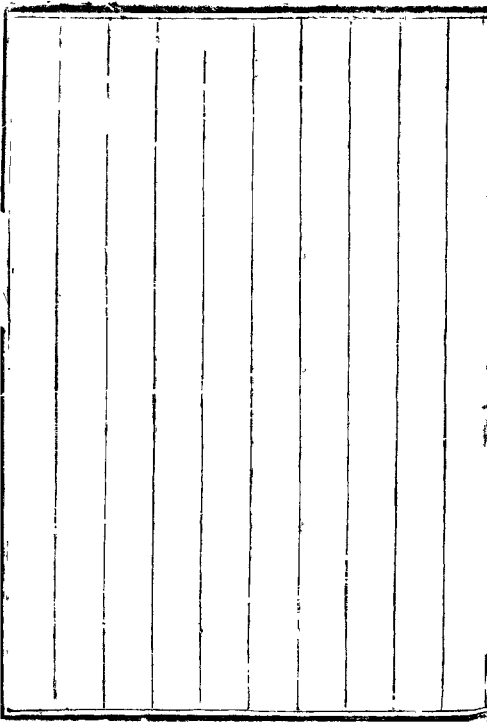
大觀三年歲在己丑秋七月禱旱于真澤之祠至誠感通其應如響於是丐奏仙號以旌嘉應府以事上於漕臺漕臺覈實保奏既達宸聽卽賜俞旨太常定議禁掖命詞越政和辛卯夏四月丙辰勅封二女真人之號長曰冲惠次曰冲淑于是縣吏奔走承命涓日祭告罔敢怠豫伏思國家事神治民之事厥有常典明德恤祀務極褒崇名山大川百神之祠有功于民咸秩無遺錫以廟貌寵以爵秩不恪徽稱以答神貺以能相吾君仁民愛物之治故也縣令之任最爲近民職在承宣孰敢不祇若天子之休命謹按二真人本樂氏子圖經所載豐

碑所書第二云微子之後皆畧而不詳屢加博詢莫究其始比于祠之東南幽谷間曰櫻桃掌得真人父母之墓其碣乃乾寧甲寅歲作是時真人之親喪久矣真人降神於巫命改此兆符驗之應其事有五紀父母諱氏而不及其他至於真人仙去之由亦莫得聞乃喟然歎曰真人靈感之迹如此不遇作者使後世無所考焉可爲太息者也姑述真人顯應昭著孚佑一方與今主上欽修祀典惻怛爲民之意書於石紀實傳信庶無愧辭政和元年六月初一日縣令通仕郎濟源李元儒謹撰

靈湫廟額記

王大定

縣西四十里有山曰發鳩其麓有泉漳水之源也有神
主之廟貌甚古歲時水旱祈禱無不應驗政和元年自
春徂夏不雨夏苗盡稿秋種未播人心皇皇臣大定躬
率吏民禱於祠下未二日雨闔境霑足鄰封接壤有隔
轍而土不濡濕者神之靈異也荷神之休卒獲有年之
慶以其事上聞漕臺考覈不誣以其狀奏焉天子勅名
靈湫廟褒神利國惠民之功也謹刻石傳之永久



潞安府志卷三十

藝文續編二

金

潞城縣重修微子廟記

楊漢卿 邑人

上黨北五十里地曰微子嶺自古有祠山下故墟曰宋城世傳微子居焉考之傳微畿內國也以元子分封遂爲號至成王封之宋以奉殷後此去紂都不數百里豈其始封之地耶舊祠以箕子比干配享端冕南向微子也被髮坐於左箕子也元冠曰王子坐於右比干也當紂之時賢臣失位雖制行不一殊途同歸成周繼興誅

暴進賢去位者作賓于王家拘囚者肆陳乎洪範至於
死骨不朽卽其墓而封焉以成王周公之聖猶尊崇之
如此其以人仁之功烈風乎後世是宜爲百世祀也箕
子旣釋囚而受封後世廟貌不改厥初豈非全其真以
彰明德哉歲久殿宇隳陔好事者新之謂箕子披髮此
僧也加之胡服謂比干王子也名爲太子皆置之別坐
從而祀之咸失其真嗚呼矯誣如此名實相違何竇神
之甚也余家世卜居於此少與羣兒遊戲廟側仰瞻神
像古制宛然比余隨仕秦封還謁祠下丹青炳煥規制
錯訛罔或如古詢之故老則曰神之舊像皆所目覩一

爲俗訛莫之能革於是慨然頗思改易時方多事未遑
遂書厥由於廟壁後二十餘年余歸自河東父老來告
曰子嘗欲正三人之祀方今時和歲豐民安樂業使神
享其祀人受其福此其時矣遂與衆祀神而卜之吉乃
遷其祀宇正其服位以復明靈之居仍題其祠曰三仁
俾後者不罔於流俗咸仰彞德而致肅云工始於七月
庚子落成於十月丙子鄉人請以舊題刻石遂爲書之

潞城重修宣聖廟記

王

著

邑人
進士

縣學居子城之東南隅曩以兵燹焚毀殆盡所存者獨
大成殿天會間邑簿武公始建門廡迄今三十餘載隨

修隨廢欹仄腐壞風雨不庇縣令清河張君涖政之明年乃議增葺庀材計備取於公羨用有不足哀諸士人而民不知勞且命山陽周人傑掌其役君朝夕視之旬月之間厥功告畢貌像丹青莫不炳煥落成之日君率羣生釋奠以致敬焉當是時國家以邊事未息簿書焚冗君以餘力營茲美績可謂爲政而知其本者矣將見民自此化訟自此息士之孝弟秀異者自此出焉則君之興斯利也豈不博乎哉大定二年五月十五日記

長子縣令烏公德政畧

劉丙 彭城人

大定九年遼陽烏公來宰是邑下車訪民疾苦改革前

弊治體一新舊有訟牒約數百餘不浹旬剖析真偽曲盡其情公聰明剛正遇事不惑懾服豪右矜扶貧弱以是犴獄衰息蠶穀屢登累年逃移復業往徵輸令下民不及聞而邑大猾已代輸橫索子錢官利其速不暇顧病民也公嚴禁稍緩其期俾民自輸於官歲省費不下萬金又潞州歲造軍器縣供鐵冶值以萬貫公募人鬻于市自輦致交納所費才什之五已當其額其節費寬民類如此時大旱公致禱靈貺祠有頃大澍雨靈貺祠祀崔公也公令績埒子玉氏故其響應若此云

龍祥觀記

王大用 進士

王曲村張可用皇統間受業于潞城東白鶴觀風鍾道
性不苟葷飲酒善醫父母旣沒送死以禮遂隱于羊羔
村崆峒山石室十有餘載得服氣煉神之術先居此者
往往病其獸盜兼以乏水不踰旬而退可用以誠感神
虎豹屏蹟盜賊不侵石圻泉溜清冷味甘多汲不竭少
汲不溢病者飲之獲安時山寇嘯聚抄掠村堡官軍據
險守隘遂舍彼而來張希輩於石橋南施地依山之曲
附水之陽柔桑朱棗彌川滿谷澗毛林藪實筐盈筐夏
沼萍綠秋風稻黃水禽朝集以暮宿溪樹先春而後霜
言卜其地爲斯最良可用乃經始遂建三清殿富者輸

財貧者給役不踰歲告成大定三年上賜天下寺觀名額令弟子劉元正奏請以觀前水泉時現瑞彩故賜額曰龍祥大定甲辰十月予猥居新安守先人之敝廬元正請予爲記刻石辭不獲已遂緝其事而書之

申先生上昇記

秦知常

先生潞子人也姓申氏自稱羊住幼而聰敏旣長好道嘗從大禹山遇葛僊翁授以太陰鍊形之訣旣而闔戶墜坐經歲不一出或布衣了髻博袖散腰似狂而非狂處俗而異俗見公卿大人不爲禮無貴賤親疎皆爾汝之語言坦率若無畔岸雖穢談惡罵細味之皆有旨常

從人乞錢得輒沽酒與人飲既醉引紙畫佛飾以五彩
書名於背或卽以與人或束之高閣戒曰勿得動着莫
測其意病者求卽以酒食菓菜等與之皆獲輕安若怒
罵毀斥者輒至不救先生棲止無常隆冬沍寒單衣跣
足卧深雪中麤息雷鳴旣覺汗流面笑而之他所聞與
人欵話數十年故舊事迹皆如日擊又逆知來事若合
符節奇跡甚多明昌癸丑秋七月十八日解形去世年
八十三矣殯於縣境東南一里餘先塋之側是歲十月
十四日夜儒者段執剛詣白鶴觀道士王可守等作黃
錄醮事投壇信士百餘家方召請次雷霆之聲忽發塚

間紅光赫奕照西北方屋室四野明如白晝皆相顧聳
聽而駭矚詰旦視塚上有罅濶寸許以物投之鏗然有
聲於是啟塚發棺但餘隻履薄衾椁扇三物焉觀者嘆
異經不云乎太陰鍊形之僊雖藏於鐵石之中數滿自
當擘裂飛光而去先生是已僕以積劫深幸每荷哀憐
妙旨微言一斑特見今又覩茲神異安可緘默因紀其
實以告後來明昌五年延川秦知常記

潞城重修靈澤王廟記

王陸臣

邑人進士

王唐人也其姓氏勲業筆之史冊響報徵應銘之舊石
畧而不言王布衣時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

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又以書土西岳其間有二斬
鯨鯢而清海岳卷氛祲以闢山河使萬姓昭蘇庶物昌
運其奮志若此則功蓋區宇名耀竹素使後人牲牢禮
祀歲時不絕宜哉五代石晉時已嘗答王之陰覲進封
靈顯宋宣和二年復加贈靈澤主上卽位之三年禮樂
法度制作一新褒德顯功靡神不舉尙慮勛臣烈士祠
宇有未稱者詔郡國各以狀聞是時前叅政馬公節度
潞事嘆殿廡湫隘不稱明天子褒顯之意遂以上聞符
下出外府金泉經營之方議興功移守開封資政大夫
李侯繼來議畢斯役命邑主簿孟公董其事鄉民間之

皆曰賴王之休廕有素所恨報禮未盡於是富者輸財壯者効力土木餽斃之用雲合霧集不日而備自大殿而下無慮百楹皆更新之丹雘垣墉尊雄閎奧望之儼然壯觀也卽役於明昌三年十月畢功於次年正月是歲闔郡無凄風苦雨百穀用成人不癘疫畜無疵蠹民欣然相告曰昭昭然斯社也不寫諸琬琰曷以彰神之休貺抑無以見國家褒顯之禮因葦石東山確爲之碑太和二年歲次壬戌重九前三日記

襄垣雙榆社碑記

栗希孟 邑人

人之生也非土無以立命非穀無以爲食則報本反始

之道烏可闕乎故聖人爲之立社以教民示報焉成周之法自大夫以下成郡立社曰置社降迄秦漢民居五鄰以上得自立社皆壇而不屋各樹土地所宜之木以達天陽卑人望而敬之沿及於後閭巷村坊或立或否以興以廢其事故不能一設非仁者之里其社之常敬者鮮矣立義坊社者故老相襲歲月綿遠基址傾圯不任其祀大定二年夏耆老李珪等常一新之自時厥後又日以頽太和二年夏里人曹鑿出家貲輦石僦匠特爲完甃未浹旬而工畢次植雙榆日益滋茂其爽壇嚴潔特殊於昔每二時之祀衆心沿象致敬焉至八年春

祭之餘衆議欲悠久不廢或曰若然則莫若刻石于側
亭以覆之衆曰可遂差等備物不日而成非用心一圖
事敏烏能至此哉噫酒食徵逐里巷之人情也或飽食
終日誘爲博奕者有之惟是里也異乎此訓幼少以孝
弟與人以忠出言以信暇日羣居以古之忠臣義士遞
相詰難可不謂仁者之里乎其於祀社之敬不言而喻
與夫酒食博奕之徒其可同日而語哉僕養拙銅川之
西山百儕李天琪與一二鄉友特來求記敝居倚郭稔
知其事非敢爲佞故不讓而識之以示來者

襄垣義塚記

栗希孟

立義坊乃邑之仁里也自五代兵亂洎宋末寇盜相仍
其天萌非命不可勝數距東門二里而近每雲昏雨濕
啾唧之聲乍有乍無窵窵滯魄末由賑拔里人每清明
未至三日歛香紙菓饌仍命僧徒詣其所誦經爲資薦
之具三十餘禩以來曾不一廢至太和八年三月又於
郭東北方置墳一所殮枯骨暴露之無主者其用心之
仁不亦溥哉旣設以祀又立以瑩求之古人所見無幾
昔王恂之葬書生流芳今昔王果新石崖之殮猶爵顯
當時名流竹素爲後人之美談將見由此之後是里也
士者貴農者富工者成商者通義夫節婦孝子順孫繼

踵而出焉僕與衆有善不揚殆失君子之行故撫其實刻諸翠琰以示後來冀無輟其事云

晉氏墓碑記

王汝

予寓居相之林慮舊友晉子溫書至託誌遠祖之墓遂晰其世次而敘之子溫之遠祖世系漫滅名字不詳傳聞其始居平陽以宦游山東官罷西歸道過壺關東陟彼北山乃有隱居之志因卜築焉名曰晉庄以稼穡教子孫壽終於家葬於庄之北原卽以官封所得之儀表其墓雖時移代革故物靡遺人猶以名虎石其掌焉次祖諱成隋大業間王政不綱羣盜蜂起謂其三子曰上

黨之東獎山之陽其地險阻自北而南背山面河自西
徂東左澗右壑古人所謂表裏山河必無害者此也乃
因而家焉名其里曰長井逮唐時成之子曰期期生子
五人曰顯曰琳曰卿曰嵩曰璉遠孫曰能曰顯曰贊其
田廬寔廣十倍於初爲一方著姓於其宅之西北鑿池
十畝以爲牧養飲汲之利其西南封墳十畝敘其尊卑
而族葬焉其墳以歲久行者往來踐爲遠路逮本朝泰
和四年春其遠孫曰平曰宜曰植曰洧曰昂曰陽曰戩
曰通曰補曰清曰興祖陽卽子温也慨然相謂曰邱壠
忍爲他人踐之乎遂改阡向南護之以墻其間植松成

林晉氏之祖於是乎安其宅子溫輩其亦得子孫之道
矣乃爲之銘崇慶收元三月旣望日進義校尉晉珪立
石按金史及通鑑金泰和年後止有金主承濟崇寧元
年壬申卽宋寧宗之嘉定五年並無崇慶年號此慶
字或寧字
之訛也

座中銘

喬 辰

宅無一區不餽不賃而廨宇足以居田無一畝不農不
桑而衣食足以厚家無一僕不傭不僱而得供已之人
足以充部曲世無一官不進不獻而藉任子之廢足以
補職員爾無致主之術澤民之才今享福旣以若是其
用心宜何如哉乃若富不知足貴不知止無厭之欲何

時而已患中性之易流防侈心之漸啟繩思古人尙且
有勤勒几杖以識其過佩韋茲以矯其情吾恐久而易
忘之也故書之以爲座中之銘

銘勒襄垣官舍
未詳何職錄之

元

潞城縣重修宣聖廟記

邑人

李

質

潞州
教授

潞城縣者乃潞子之故國也其中廟貌聖像學舍祭祀
禮不敢缺昔時人材輩出有若王陞臣杜汝楫高不器
俱以文章德行有名科第其餘積學多文之士不可勝
數及我朝革命干戈橫蕩萬變紛紜凡屋舍所存百中
無一獨遺大成殿士庶悉傷無可奈何官僚以邊事未

息公務繁冗力不能給增修未暇今縣尹吳君讓乃鞠
鞫儒素之家來宰是邑爲政有要保民有術尊賢下士
別管有事來取決焉明年與同僚簿尉趙思忠隣境古
黎人也共議完復其謀相合遂出俸作一小會率典史
常善等萃鄉閭諸君子度其所費競出資鳩工委官武
吉申格掌役每侵晨事畢更往監温言欵諭懷之以德
人樂於任使不日而成內門賢廡繪七十二子之像煥
然一新爲一方之壯觀士子國人羣欣欣然喜是廟之
興也自今以往後之學者枕經菲史人材更甚於當日
未可知已進士張鵬羽郭文郁等謁予爲文辭不獲而

爲之記焉至元戊辰二月日

金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楊公傳 姚 燧

金之季年天兵滋張庭臣專謀一力惴惴以不卒保河
外爲懼捷河之北綿地數千里信敵牧蒐其中不敢認
寸尺爲已舊時則有若滄海河間恒山遼陽易水平陽
東莒晉陽上黨九公集創殘餓羸之餘收其魂鬼化悻
爲果出而用之或一二年或三四年七公竟無事效相
繼亡敗恒山聲言入援踧踖不敢近京師那涉擁衆自
衛獨上黨不首鼠謀去就提孤軍闢府馬氏根窟潞澤
沁輝懷孟衛七州之心終始北捍者卅二年最名純臣

其下激義多節死聲跡著者襄垣銅鞮襄垣懸府五百里銅鞮懸襄垣又百里府控十餘壁皆阻山爲守獨襄垣居易地受敵西北東三道之鋒府議非得綿上招撫使禹顯守不可牢卽版顯移綿衆往始顯部將有楊公者與顯同里用武畧聞顯戰每求副往連以勞得官至是從守襄垣籍其部衆纔一旅合縣民得千人敵嫌梗已未嘗涉旬月不一至公開門延之晝止其驅夜斫其營凡戰禦事朝荷夕集不以勞顯若此者五年其後塹夷城穿如蠡室石積其下者四望各盡一射人心轉一不綫髮搖敵以爲難稍引不逼會從顯從上黨公再復

潞州皆再有勞詔進顯銀青榮祿大夫沁州節度使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公懷遠大將軍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時縣官調用特怯其待戰勞一資以官地多入敵懷數告身無所上槩遙領故仍治襄垣公一日請顯曰以今形勢襄垣今年跌明年保無馬武願分部曲百人立鞞以緩兵衝顯允以便版公以前官行鞞令公至治柵北磧處艱危中且期年聲呼牒招山逋谷竄稍出集附敵悉衆攻公行夜至隘樓褫衣止宿其上中敵偵刺未殊猶張空拳搏數人以僨顯聞哭曰鍛吾翼矣明年顯死又明年上黨公釋師養安京城一實公言

公代人諱閏少孤鞠於姨之夫禹家卽顯也始顯以募兵戍郡遷戍潞改孟戰有勞調臨洮司錄臨洮尤深地戰又有勞遷招撫綿上取上黨節度公一從行死事之年生二十有九後如干年子仁風謂燧宜傳庶他日職館者得涉筆以承金史之漏云仁風歷懷邢洛三治中有善政

重修真澤二真人祠記

宋 渤

祀典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祀之四方名山大澤林谷邱陵爲邦域之望能出雲爲雨生財資民者宜有神守之以血食其土尙矣上黨之俗質

直好禮勤儉力穡民勇於公役怯於私鬪自昔稱爲易
治然獨豐於事神凡井邑聚落之間皆有神祠歲時致
享其神非伏羲神農堯舜禹湯則山川之望也以雩以
禋先穡郵啜皆於是奔走焉歲正月始和農事作父老
率男女數百人會於里中祠下豐牲潔盛大作樂置酒
三日廼罷香火相望比邑皆然至十月農事畢廼止歲
以爲常壺關縣紫團山有兩女仙祠居人傳仙人姓樂
學道此山得仙去相與率而奉祀之靈應如響宋大觀
中旱禱之而雨有司上聞得廟額曰真澤仙人號曰冲
惠冲淑大建祠宇金末喪亂風雨傾圮蓋什三四國朝

至元五年魏人郅朗來守邑雩祭之請應不踰夕廼約里人楊端道士連士英輩鳩功補完之謁予紀其事予以中統三年秋七月西歸嘗道出祠下而止宿焉峻嶺峙前重阜環後茂林鬱如內外嚴邃殿堂廊廡凡百餘間如大邦君之居信列仙之靈區神明之偉觀也特列而直書之至若仙人族世雨暘靈異具於政和誥詞縣令李元儒之刻文詳矣此不復贅七年七月任寅上黨宋渤記及書

潞城縣潞川驛記

王利用 邑人

前宋谷子和泄是邦也於公堂之西相土之高下幽明

而爲臺池軒洞目之曰西園以便遊憩焉金太原王公
洺是邦也同穎之禾生於東郊之南馬村人皆曰善政
所致公歸美於上以詩頌之逮我朝縣尹張公洺是邦
也首以文廟爲急務踵前尹吳君遺構未完者咸一新
焉將落成又曰邑當燕趙秦晉之衝使者旁午而無久
駐少憩之地乃時擾官民第宅乎慨然射西園嘉禾之
故址剗草萊去瓦礫堂廡門館無慮二十餘棟以已財
職田供費僚屬出常俸襄之計日督役不愆於素榜之
曰潞川驛至元乙亥縣之耆衆學之教諭草具其實求
文于予予先塋在彼不敢以不敏辭在任同事者縣長

壽懷縣倅劉公暨張公順德人諱伸夔慄甫其字也至元十二年夏四月二十六日監察御史王利用記

重修東嶽行祠記

胡祇通

自祀典禮經之廢弛則天地海嶽鎮瀆人得而祭內而一身一家之疾疾夭折外而一國一邑之風雨水旱胥奔走禱祀焉惟岱宗能興雲致雨奠安民生其德仁其秩尊故別宮行祠所在嚴設潞城東郊廟貌巍肅歲久漸圯至元十二年縣尹張仲夔倡邑民而補完之矢棘鳥革之狀金碧丹堊之彩復還舊觀邑之耄倪莫不歡欣慶幸歲時香火展布誠敬而神降之福永永無窮然

所以妥神靈悚瞻仰張之力也不可後世無傳焉迺余
按廵下車衆羅拜馬前以志石之文爲請情不可拒因
其喜氣歡聲而爲銘且以爲歲歲格神享神之世銘曰
惟神巖巖魯邦所瞻去魯千里廟祀愈嚴神于天壤實
殷實肱豈惟千里四海攸同日風而風日雨而雨無旱
無雹飽我稷黍簫鼓香火配天禋祀壽考寧康惟神之
祐民旣獲福尹德之優尹不敢有國家鴻庥載歌載詠
天子萬年百神懷柔

潞州長子縣法興寺記

翰林
宋 簡
修撰

長子縣東南一舍而遠有山曰慈林不峻不卑石澗泉

洌東峯拔萃崗阜拱揖絕壁西斷平原下開掖峯據壁
是爲法興寺長松古柏植列森嚴椽樸榛灌綿絡彌望
若夫陽舒陰慘之交雲霞煙靄之變光風霽月雨昏雪
縞之際千狀萬態不可勝言故貴游才士登臨舒眺賦
詩稱道者頗多八百餘年恒爲潞州名刹今山主大比
邱曇珂高平宿儒仇文昌之子淨性不昧潛心義天遂
爲唯識論嶼公之高弟講圓覺修多羅了義得圭峯言
外意讀書能詩喜與士大夫游一日來謂僕曰此寺肇
跡於元魏神鼎元年歷齊周隨鐘魚不廢唐咸亨四年
高祖第十三子鄭惠王元懿爲潞州刺史於寺中造石

塔藏所賜佛舍利三七粒及寫大藏經爲卷者三千以
報罔極之恩金界光華自此尤盛上元元年改廣德五
代麻衣道者特建三門宋治平中改法興祥符中高士
王景純隱居此山與晦禪師爲蓮社友其子文康公曙
佐仁宗號賢相奕葉貴顯各絕名銜若其璇題之更革
法筵之隆替住持師資之源委則具載於歷代之碑國
朝歲壬午澤潞兵荒予就食東土十載方歸山川如昔
人物蕭條禮宰堵之神奇瞻招提之蕪地慨嘆旣爲佛
子當報佛恩遂率首座曇興等剷荆棘燹草菜枝易朽
欵補罅罅漏汎拂繪塑繕完闐垣晨香夕燈以贊皇圖

寒耕熟耘以足常住衆心協敬克保前修今年將八十
可謂老矣恒慮化理密移功緣難畢爲沒齒恨君家三
世予皆識之令祖兵部公挂笏軒留題今猶未沫是故
欲得君文勒諸貞石爲山門不朽之傳僕曰循七歲侍
先大父上馬武京遷洛西丁壬辰亂登女凡歷嵩少涉
丹浙渡漢沔寓武當抵南郡艱關險阻百死一生去國
五十年近始能歸塋大父於先塋撫高祖手植庭槐與
邑中父老子弟相勞問悲感交集若其識不肖于童稚
之間能道吾家尊顯行輩及姻親之氏族者惟珂公及
邑令張君逸卿在焉循雖孤陋不文亦安敢拒命然嘗

聞佛經云幻滅滅盡非患不滅又云變者變不變者不變師何慮齒髮之衰乎栽松道者身先老放下鋤頭好再來古德如斯師行若是又何患功緣之難畢乎三千大千世界猶如空花亂起亂滅而乃琢磨頑石鐫刻空文欲以爲山門不朽之傳無乃近於妄乎珂公曰茲事且置無論記不可不作也循日記已竟矣師其刻之至元十年癸酉十月朔日

襄垣縣重修官廨記

胡祇適

君子之居雖一日而必葺况官廨乎官廨之不可闕雖遐荒異域陋邦小壤皆知之矧際天所覆數百萬里居

甲處正太平久安之治世乎一縣之治固狹隘也然而
國家典籍圖誌簿書條章之所頓落兵農工賈貴賤小
大之所歸訟承流宣化發號施令徵科供辦之所指聚
胥史卒隸晨昏風雨之所停集所係如此雖三尺之童
亦知其頃刻之不可無也居是官者恬不知問反爲之
語曰官不給錢役不可擅舉欲有規畫典作惴惴焉惟
恐其民之多言也至元十三年秋趙按河東過遼州襄
垣二城官廨一新異于他邑問之蓋守土者從輿望協
衆力而成之也詢其所費錢不取于官而民無異辭一
木一斲而不敢私焉竊嘗有言人能以事父之心事君

愛子之心愛民治家之心治國雖不學無術亦可爲良
吏賣卜貨藥技之賤者也尙知僦屋布席張幕先爲有
衆歸響留止瞻集之地而後求售其術五馬之榮百里
之寄無一字之聽斷而莫之恤是其爲心賤技之不若
也爲臣之心寧無愧乎此獨異衆例而力行之不可不
書以勸隣邑至元十七年仲夏初三日立石

壺關縣新塑文廟十哲記

王天祐

皇朝鼓破竹之威盪平海寓稟氣食毛罔不臣妾未至
于消烽灌燧而教化之事漸興自京師而下郡縣長吏
承宣之暇莫不以增修文廟學舍爲先務壺關廟學兵

燹後焚毀殆盡惟正殿巋然獨存春秋釋奠行禮蕪山
布塊而已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一旦崇基巍巍高門奕
奕洎講堂齋舍無不宏敞莊嚴甲於他縣始于縣尹鄧
公彥明潤色於蒲城張侯子成更二公之手僅能完備
甚矣土木之興作非易也逮至元己卯尹牛公天麟自
寧津移蒞是邑謁廟之日徘徊周覽慨然嘆曰兩廊諸
儒彩繪旣畢顏孟十哲顧可闕乎越明年春縣務清簡
公暨達魯花赤換只前簿尉郭璋詢謀僉同遂募工補
塑十二像本邑師儒叶贊之衣冠環侍儼然一新使峩
冠博帶入乎門者曠然改視易聽顧不遑歎典史李思

溫焦德等謁予爲記因書其本末云至元十八年冬十月初吉上黨進士王天祐謹記

壺關縣重修玉皇七佛廟記

韓仲元

直壺關縣治之南二十五里所有聚落日沙窟其西土山曰古聖面炎帝之祠背紫微之勝翠屏右峙諸峯環合每憑高寓目勝槩可盡是誠一方秀絕之地兵荒而後本村都統牛成之甥路仲平澤州解庄人也忘形落魄如爲神所憑者日於其地處鑿地運土而不以爲勞歲餘得巨石高約一丈五尺廣濶如之其下石室二所東西相背左玉皇右七佛石像儼然於是飾以金碧外

構簷楹鄉民之所請者雨暘疾疫無不如願神異旣著
香火踵來隣邑他郡蒙其利澤者皆置行祠奉事焉縣
令王公全營建小殿於其側又別爲屋數間俾主者居
之至元五年洛州肥鄉縣郅公彥明來尹是邑適以比
歲洊罹蝗旱於祠下致禱膏雨應期蝗不爲災深思所
以酬神惠者於石室之外上棟下宇以壅覆之又視其
故地陘隘無以重神威於次東百許武卜爽塏之地肇
立新廟爲歲時致祭所功未竟而公移涖武安迨至元
己卯以承事郎同知潞州事與敦武校尉壺關尹牛天
麟協謀營葺人樂爲用未期而厥功告成輪奐壯麗又

設玉皇七佛之像於其中不惟新一方之觀望抑亦使
祈禳報本者有所依附則數君子之敬以事神義以使
民又可見矣余以鄉里之故爲書其事云

復立解州運司碑

王利用

天地間山林水澤寶於萬世者無盡藏也若夫致五味
之齊調五內之氣使人壽且康者巖而已巖之川幽齊
之間居多然必假煎飶而後成惟河東解澤幅員百里
澄徹萬頃脈絡連嶽澗流通瀆炎風一觸花蓋泛波畏
日載臨玉粒結秀語其色則白雪浮洛語其瑞則榮光
塞河一歲之計日月至焉而已矣我大元經始之用仰

於有司或租或庸或征或調收鹽鐵之算程權酷之利而鹽爲諸賦之首解之鹽澤又諸鹺之首也不曰地不愛寶民不告勞永無盆獲之勞終有醜漉之效逮乎積雪盈厥晴霜障野以佐國用以薦郊廟以惠工役以通商賈用力少而見功多比年以來遠給軍儲使人輸粟以鹽鈔易之省飛輓之苦通懋遷之貨邊用充民食足可謂作鹹之利寶萬世而無盡藏也至元乙酉州尹王奉訓致懇於余曰解州恃鹽鹺之利世爲名郡故曰豐寶軍亦曰興寶軍曩者主鹽之官與州有隙遂置司於路村以致閭井蕭條居民鮮少於今五紀矣日居月諸

鹽法亦弛良由所置司居野處公私通弊課失歲額詞
訟日滋朝省遣使考會積年不已行中書省病之乃辟
前經畧司經歷吳從仕以監權焉洎任之初究弊源立
新政首以復遷解州爲便行省允其議州之正倅卽以
公廨爲鹽司禮接僚屬若賓主然規模制度爲之一新
實至元癸未春二月也旣而歲課羨餘不啻倍蓰都轉
運同知王中順具奏以聞乃課績以從仕爲最改授承
事郎充解鹽吏自是州司鹽司獲處其便畦戶編戶奠
厥攸居擬立豐碑以紀其事非閣下之文不能掄揚其
始終也余應之曰州司非鹽司則城市不集鹽司非州

司則歲課不增朝廷得人兩司乃建事旣告成世濟其美勒之貞珉傳之後代孰曰不宜於是乎書

黎城縣重修宣聖廟記

權秉中 邑人

韓文公云自天子至於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耳然社稷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祀事巍然南面哉柳柳州亦嘗言夫子之祀自京師太學徧於州邑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無以侔其大也後之學者雖欲極言而增大之又孰加焉惟承流宣化者崇其廟以恢其教斯可謂達其本者也黎城南門左舊有文宣聖祠廟宇視他邑爲最鉅兵革之際焚

蕩始盡踰三十年至國朝己未年縣長趙思忠訪廟故
趾築以繚垣而無朔望拜祭之所中統建元先伯父鳳
嵩君主簿事爲屋三楹春秋釋菜焉迨至元十年冬磁
州倅劉渥來尹於此下車卽慨然有修廢之心越明年
改通民和乃謀諸僚吏暨鄉先生鳩功募材庇徒蒞事
以廟故址偪促稍徙於後簿尉姬紹榮董其工役不一
歲而廟成高敞爽塏令人望而生敬及塑聖人乃十哲
像冕珪珠旒悉用周制鄒亮而下從燕居之義翼侍左
右方經度其餘秩滿弗克就銅臺李琳代任洎同僚未
魯不花溫庭瑞築建大成門餘亦闐如也三十一年春

達魯花赤也孫朶力圖興修同縣尹成簿尉馮集邑之
社長興與計工度木爲周廡爲講堂爲齋舍爲應門爲
諸生肄業之凡七十二楹又繪七十二弟子配享漢唐
以來諸大儒從祀焉今年夏余受命過里拜先聖先師
顧瞻其禮殿巍如兩廡翔如門楣閱如講堂邃如齋舍
潔如基砌纘如目擊其美而心豁然所以爲美也竊惟
我國家混一四海崇尚儒術詔諸路府州縣邑舊設廟
學書院損壞隨卽修完爲守令者往往榛蕪不治今吾
邑前後爲政者皆能謹庠序之教時時踵修之上以副
聖天子恢張文治陶鑄人材之意下以使鄉閭後進踰

踰濟濟習俎豆揖讓進退之禮蓋知王政大端承流宣
化之達其本者也余里人也幼受經於斯百廢無一舉
今拜廟於斯百廢皆一新熙熙聖化中不知手舞而足
蹈也故摭實而樂書之元貞元年秋九月望日記

襄垣縣重修大成殿記

楊仁風

邑人

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學校之興廢夫學校王政之本也
襄垣甘水之陽古城傳謂趙襄子所築者也舊有廟學
天會間縣令韓俊因增築水南外城徙縣治之左創其
殿宇廊廡講堂齋舍厨庫門墻畢備當是時被其涵養
者多士濟濟學校廢于國初而兵戈甫定之後殘民始

脫鋒刃學者亦散之四方俎豆之事或幾乎息矣國家
推恩選舉通經者復其身諸道舉上下釋奠之禮縣之
守官者始創小殿三間以奉丁朔厥後轉官移政因循
弗克舉帝臨御之初首頌明詔重以學校爲諭監縣撤
里察縣尹傅仲禮主簿郭思敬視學小殿圯大懼不稱
詔旨遂改作之經始於元貞二年二月吉日大其禮殿
五楹斤斧畢工傅尹得代何灝繼之綱紀簿期經度具
舉其棟梁榱桷未遑構者監縣忽覩縣尹苑大亨主簿
賈得仁繼來交政再續前功於大德四年仲秋之吉告
成其教授李謙從事陳化基條具其事謁予記之自念

鄉國松楸之地廟學之記弗可辭因以予之所憂者告之夫善爲政者急其所急以及於其所緩而經理于緩急之際亦各有方彼緩之與急而不知舉付之悠悠然者烏可與共事哉且一殿之役前後易縣之兩監三尹三主簿五歲華矣豈以悠悠然者害之必得後人濟之而後僅能告具耶殿則大矣美矣尙且從祀之位未升於兩廡而厨庫祭器泮宮之制始及半此其成不知幾何時是不可憂者乎而又有大於是者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其於明詔之旨若合符節謂學校風化之原

人材致治之本非學校無以作成人材非人材無以共治天下承流宣化者可不爲已任乎若夫姑圖塞責畧而不周或有廟無學有學無教使士民日用之道蔽而不知固有之善迷而不復行見安于暴棄矣又烏有人材之望哉是則憂之大者也昔文翁之治蜀也興禮殿開學校以詩書教人故俗長長少少親親尊尊百姓順服蜀之有儒自文翁始今也有前據之可襲有明詔之可體誠急其所急建學立師亦以詩書教人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窮經修身以待國家選舉卽前日之文翁也勿以暫久易其志勿以遷代

動其心且一日未去有一日當爲之事又豈可虛度哉
士民日益望之予亦日益望之春秋大復古謂其復之
而當也若學校之復古可謂當矣春秋之法宜書予雖
老尙能秉筆以獲見有成當爲諸君屢書云

潞城縣重修孔子廟記

楊仁風

潞城居上邠北民俗古遠尙儒學崇聖人廟每歲時修
禮未嘗缺大德癸卯秋八月地震殿宇廊廡官廨民舍
俱傾是歲十月縣尹王從事下車未遑寧處首與監縣
及主簿王君議之曰民罹凶厄瘡痍之餘緩啣轡而撫
之此誠政之切者顧朔望之告羊存禮廢風化之源不

舉吾輩尸祿獨不愧於心與欲與諸君計工度費動不
及民卽故基復舊觀幸有同心僉曰諾于是出俸金爲
倡富者樂輸其財貧者願効其力經始於甲辰之春落
成于乙巳之夏舊以板堂今易爲轉角層楹刻案有加
兩廡凡二十楹咸一新之其矢棘鳥革之狀崇於舊觀
公親董其役勿亟而厥功用成縣典史邢臺李安道求
文于予予歛衽而告之今聖天子明教化崇儒術務緝
政釐俗二宰於阻厄之際能建斯美可謂知所先後不
忝仕職者矣使衣縫掖操簡牘絃誦者得瞻夫子之道
如天日昭昭久而益明于郡邑鄉遂之間其教化之興

風俗之粹人材之育將踵慕而興起不亦燦與達魯花
赤諱塔刻海東魯麟臺人也家世勛右雖武弁實以文
德縣尹王諱良字長卿完州人也博雅樂善得寬猛宜
有古良吏風故樂紀其始末云大德九年中秋日

壺關縣增修宣聖廟記

張時髦

稽諸禮釋奠先聖先師未始有廟廟之設肇于漢元加
孔子先聖顏子先師始定于開元前宋復躋孟子與顏
子並雖百餘年莫之或改我元首尊孔子列聖崇祀加
謚視昔爲備然時屬草昧未遑稽古夫顏子學于孔子
孟子學於聖孫子思弟子侍坐于師禮固有之比肩並

南面可乎且由孟子而視子思則師也其視曾子則又師之師也弟子端居乎上師降居于下愚知二子必蹙然于冥冥中不能妥其靈于一堂之上矣設茲學廟固將以明人倫今茲禮法所從以寓而逆置錯陳若是又奚以訓天下後世乎仁廟當陽武弛文張時則一二儒臣相與恢宏化本講求廟祀佐享位次乃以傳道爲尊始定兗鄒沂鄒四國公列位配侑東坐西向實延祐三年著令也前政乃曠久不舉今澤之張德由簿陞令旣五稔于斯矣祇愼所職恒以丕闡教基爲政務先今年春將釐正其位瞻廟貌迫窄慨然有志于增修爰暨監

縣忽仙判簿仲賢耿致道力協謀一稍入爲士民倡邑人競勸捐資以相營構故廟宏敞嚴邃丹雘漆髹於粲一時昉事于三月畢工于七月八月上澣丁巳前一日奉安聖師於新宮儼然南面獨尊曾師偕顏孟次列諸左師弟祖孫奠厥攸居秩然有序乃祇會邑之良民師儒僚吏以修視事邊豆旣嘉牲脔旣膾凡入而預祭者簪佩煒煌瞻仰新廟聖像森列如對如臨禮行用幣罔不致虔宛如親炙下逮庖厨之賤亦皆有孚顛若歷代曠典昭昭一時僉曰厥猷懋哉一舉而三善備修廢墜遵國典也尊聖師崇明祀也尙文教敦化基也有此三

善盡紀諸前文舉掾高元善率衆千予文勒諸石予世家是邑策名春官嘗爲其邑大夫義不容諉遂摭其實以爲記

李庄重修宣聖廟記

宋

渤

長子人

上黨唐以來爲宿兵府自藩鎮罷民俗更尙儒學挾藝文射科舉春官者十之八九工詞章占天下上游者亦嘗三四故鄉遂之間率有黌舍師生釋菜亦具聖人廟貌視羣庠制度金太和中路城東有里曰李莊豪族王備李格者治學舍爲禮殿其中繪從祀弟子于兩廡規模如度爲里中弟子絃誦之地今百年矣風雨寢圯備

孫大椿及弟大用謀於衆曰故廟庭刻石俱在功無幾可復舊欲與諸君同工僱材撤其敝而架其傾可乎咸曰諾於是若緡錢若工技若丹雘若塗墍相率而旅至未幾何時遂完先是備之子周初議營葺旣而主平山簿遷潞城宰再遷潞州錄事勞於宦轍未就而卒今大椿大用其孫也祖孫三世能益勉弗懈可謂知所重者矣夫爲學之道須精密致審眞積力久而後能有體用非可襲於歲月間閒暇時朝誦夕思博學明辨求所以造道德之要非直爲進取計也吾夫子不幸生春秋之世干戈相尋處士橫議六經之旨仁義之言宜若無所

事于天下然夫子不以無所事而不以教人七十子者亦不以無所施而不之學也今也典籍具在此邦雅稱冠帶藪聞此里有學舍豪傑之士將有翹首企踵景慕而興起者矣故樂爲之記云

虎亭鎮重修先聖廟記

張 碧 邑人

虎亭自有唐立素王廟丁五季兵火惟餘石像露處城西榛莽中宋熙寧間鄉耆尙慶等創修廟貌始建兗鄒二公及十哲於傍仍繪七十子諸大儒於壁春秋釋奠始可瞻仰此地卽古下虎聚也當五季及宋在晉陽昭義之衝民物繁夥邑里厘肆實如縣都金季兵至廟像

復爲邱墟皇元建國凡國都近邑以至閭巷莫不見學
立師然自郡邑外聚落中克具廟貌者亦無幾焉虎亭
人民市肆之盛雖不古若廟基石刻並存懷興復者不
無其人而事卒不克舉元貞改元土民鄭全屬鎮人康
安李英孫興等構木度材爲堂十二楹漸復宋之舊元
統甲戌碧過此仰止殿庭下全之子庭珪在側曰我先
人董衆經營於是有年矣今始見功吾四家之力也但
惟念祀以報本乃儒者事吾徒裸將于廟無乃越禮制
乎予曰聖人之道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章句
之儒顧得而傳之乎凡有血氣者孰非沐江海之波被

日月之光也閭巷歲時祀以報本孰愈蕪蕭奠鬯以邀
福道宮佛刹邢近世大儒靜修劉公亦曰孔子立人道
者也吾之所以爲人者有君臣父子而不淪于禽獸者
是誰之力與觀此則汝等奉祀義乎否也惟二時裸鬯
當具犧牲粢盛以嚴視事毋多談庭珪唯唯越二年繪
事畢庭珪已沒魏氏子居仁謂其父忠有功於廟恐泯
其傳謀於康秉彝李思仁來謁文以勒石予繹前所告
庭珪者爲書之併記沿革歲月云

于闐沙公政蹟碑

張 碧 邑人

皇元奄有天下設官分職於親民之官慎簡尤至必擇

蒙古色目材幹廉慎者以監臨之位于尹簿丞尉之上所以利澤斯民者德至溥矣至元改元冬十一月于闐沙公伯祥以承事郎勅監襄垣縣下車之後令行禁止號令一新施於有政難以枚舉其大者陶禮器闢儒宮課桑農均賦役甘水嚙城驥渠增堤以備墊溺之虞民調輸帑以布折絲而去科賠之擾實義倉以申著令闢荒田以益貧民信賞罰以息盜賊明號令以絕訴訟搜剔民隱剷剽吏權是皆守令之當爲公獨申明而力行之不三年綱舉目張百廢俱興是以憲府舉循吏爲一道之最嘉績表著有如是者公諱倒刺沙伯祥其字也

本西城古族始山國子選充工部史再遷江西省掾考
滿陞除是職云

重修會應王廟記

元

凱

高平人

傳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于僭僭莫重于祭故
常祀則天子祭天諸侯祭土旱乾則天子雩上帝侯諸
雩封內山川節也非僭也雩而不雨則書閔雨也雩而
雨則書喜雨也潞之巽維墮山天作山有廟貌神有尊
爵碑石嶄然班班可考其雷霆風雨晦冥變化有不可
得而名言者歷代崇祀以爲雩禱之所至正辛巳冬冀
寧張公用臺薦來典是郡越明年壬午闔境告旱公廼

戒寮案省牲帛雩于祠下靈貺響應歲則大熟又明年
癸未春夏之交彌月不雨公有憂色雩而復應於是官
吏庭慶賞旅途歌農夫野朴以三月己丑恭謝祠下顧
瞻廟貌簷傾壁敗堵隕甃陵乃屬其寮吏而告之曰夫
有雩必應庇廕一方神之於人惠至渥也祠宇之壞其
可坐視遂捐俸爲倡衆皆翕然下逮邦民罔不悅隨然
以山高水澗重煩民力爲虞時上黨監縣從行公論之
曰山澤通氣理之自然爾其爲我禱之翌日傾恟致詞
於祠之前相地再拜浚不數仞井泉奔出一時觀者且
喜且愕曰古人有刺山泉飛拜井水湧者斯其近之矣

監縣公受命蒞事墉垣百堵版插並興應門內門高下
相抗螭陛疊玉獸鑲鑄金中則正殿鬱磬長廊周合陰
虬負棟陽馬承阿輪焉奐焉目睹神禡又於乾維度其
閒曠構亭三楹題以觀稼規模位置綽有思致詳具郡
士李庭適之記造端于孟夏告終于仲秋是年秋萬寶
告成鄉人將盛合樂而落之耆老劉仲等謁予爲記謹
按魯史以告之曰僖公魯之賢君不雨而書雨而書聖
筆不少假貸然修泮宮復闕宮奚斯董役史克作頌於
聖人則絕筆焉蓋書者美其有志乎民事不書者喜其
不勞乎民力酌古準今其揆一也觀我公之旣雩而雨

則當大書以侈美之觀我公之維新廟貌則當作頌以
歌詠之夫何間然之有自今其往而民之游于斯息于
斯祈且報于斯者摩挲是石尙當如召伯之棠萊公之
栢斯可矣故書公名埜仙佈化諱景巖瞻甫其字也

壺關東關壁村創建永濟橋碑記

程秉直

邑人

上黨太行脊吾邑屬焉疊嶂崇峘於全晉爲最平行之
土什無二三民於其間擇隙地以耕引駒隨犢朝往暮
來崎嶇阨塞莫不以艱行爲苦焉邑西北十里許曰東
關壁村其地南玉泉而西栢谷鳳凰倚東白馬峙北虎
牙傑立鳥翅齊列雨潦湍激深蹊仄徑雖樵牧亦苦其

難村東舊有土橋歲久頽圯本村楊玘等捐建石橋高濶伍仞經始于至正辛卯春落成于是年夏凡費一千緡於是蹄馳輪載咸適其便里人忻忻焉予扁其橋曰永濟玘鄉人也有一善之可書故樂道其事以爲記

屯留令張公去思碑記

宋思約 邑人

張公諱鵬翼大梁人少遊成均辟宗正掾調爲古純令適丁天造草昧兵凶薦臻如沸如羹之日公勵精圖治刻意愛民事上接下恭而有禮凡百供需悉皆首辦未見有後事之責時羣盜焚毀都邑剽掠村落他邑之民率皆竄于山谷公以至誠開納親當矢石爲念故屯民

未嘗出境盜去之後因緣爲奸之徒設方畧擒之皆就戮雖擾攘之際不廢絃誦四民從化互相勸勉他邑供需咸缺茲則飛芻輓粟而民不知轉輸之勞於戲政平于治寧之世易政平于擾攘之時艱今適擾攘而他邑所難公獨易焉是遵何道哉終任貧窘不見有饋遺請託省樞督責正色不撓其清直類如此公旣去闔邑之民追深仁而謀不朽命余爲文因摭其實書之

萃經樓記

程文

萃經樓者長子王文振氏藏書之所也書則諸子集並貯殆不翅經焉曰萃經者尊聖教也夫聖人修道立教

布諸方策使人味載籍之言踐景行之迹求純一之心
必也知所往則造其至優柔厭飫以至於粹面盎背淵
淵乎浩浩乎魚川泳而鳥雲飛無入不自得焉故知吾
心之盡于是理則知是理之盡于六經垂世立教不其
重乎文振白首於諸書亦既研精覃思鉤深致遠矣仍
以次第所得之卷帙作樓貯之其收購之勤締構之力
信有志于斯道者歟文振名士綱號芸莊受學關中侯
伯正甫以六經教授鄉里士論高之樓起于癸巳之秋
落成于甲午之春命余成文則至正丙申十一月八日
也

集僊觀記

元凱

潞春秋子國也直城之北四十餘里曰曲梁者晉荀林父敗潞氏之遺墟而爲今日一鄉之樂郊也衡漳負其背而螭螭縈紆空巖瞰其面而軒豁呈露峯巒掩映樹林陰翳左襟右帶邇控遐引爲喬松隱迹之地者其東南陬之常邨里也里有觀其來遠矣金大定四年勅賜集仙迄今仍之觀之大槩其前殿曰虛皇其後殿曰無極其西則祀元辰其東以居道侶周除環抱長廊對峙爨穰露棟月戶風軒至于神門揭天下凌倒景雲堂樸地下厭鴻龍厨庫田園靡不周備道者王善仁贊襄之

力居多一日謂觀之名績不可湮沒將刻之金石介儒者陳景行走書求記辭至懇切不容拒予惟老子以清淨無爲化天下其書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世之人學其學而能事斯語者蓋鮮矣今善仁廉靜寡慾而持之以謙始終不渝可謂能事斯語者矣予嘉集仙之得人美善仁之誠篤且喜景行之懇求至切也於是乎書

壺關縣靈顯觀記

馬之美

邑人進士

壺林良方去城一舍曰孝文村東山河有觀曰靈顯莫知創始地靈山秀泉甘土肥幽濶遼迥地勢非常孝文

廟據其東書案山峙其南清涼山環其西聖母廟屹其
北世傳呂純陽昔遊此題詩壁間云素衣邱壑寄生涯
相近茅衡共幾家卧聽松音臨水石坐看山色老烟霞
林中有鶴窺來客巖畔無人見落花但把琴書消白晝
不須爐內煉丹砂雖年久代湮詩蹟未泯道士牛志信
主是觀芟除營構善信爭助之不數載舊者新傾者樹
有聖真殿雲侶齋綠以垣墉植以花木足爲一方遊息
地志信卒門人王從善曰若不刻諸翠琰懼失呂真人
之詩且不知前人創修之難也遂謁予爲之記

關虎左轄二公勲德碑

耿元益

大丈夫生世丁泰運殷隆寰區靜謐則坐廟堂振綱紀
播嘉猷立大本以贊天下於皇極者常也版圖幅裂九
流混淆則展長材露肝膽清大憝建奇勲以支大厦於
將傾者變也常則易能變則難處當至正辛卯運際中
衰盜起汝潁蔓延晉冀四海騷然民凋殘時總兵中
書平章野莽公建大策以援天下募義旅振雄兵延豪
傑禮賢才克清關陝席捲長驅未朞月西南底平歲戊
戌盜猖晉冀宗戚二王力莫能遏朝廷分僉樞馬乞刺
俾以保衛而不能支傳檄關中求援總兵關保適爲裨
將屢立戰勲調禦澤潞戒以好生保民爲務兵抵長子

盜由冀經潞繼犯襄垣卽分軍三隊掩掠其衆盜懼遁
自黎城下吾兒峪是夕命弟賽固不花勒兵橫擊大捷
以安潞境居未幾詔下命總分部藩禦就命爲守時經
板蕩僅有子遺旋定安集民方安堵盜至壺關卽往逆
戰獲其先鋒告以夜約入潞遂冒雨率衆啣枚設奇以
待寇知不敢犯南據高平澤郡又整兵掩襲勦絕陞副
河東宣闡復遣招討萬戶虎林赤爲佐夏五月盜拔遼
州據榆杜二公抵城破殺乘勝大震寇夜遁追戮幾盡
遂謂大行多阨若分兵阻遏盜必不入功收萬全列守
諸口咸獲其利是歲秋盜復侵鉄騎谷連營數萬命裨

將陳明等夜以死士劫之黎明盜依山北遁餘黨逃潰不復西犯尋由宣副陞別駕虎爲副帥繼有店城首盜劉子才掠林慮天平冰山等二十餘寨皆沒入盜約侵澤潞整兵往禦北至壺關寇已越山據險而陣卽令鐵騎數千短兵相接甲冑耀日盜遂驚潰復徑羊鬼山合衆二十餘萬二公身先士卒神思安閒遇野鹿突至一發而殪盜詫其能軍威愈壯乃分部屬爲奇自將大兵直擣其壘大破之九月盜復據松子嶺及店城東山其勢張皇恐士卒怯戰紿謂衆曰所見乃山上草木形非寇之衆咸曰是盜則殺草木則伐山邱則平何慮衆寡

知其可用期死戰以共成朝廷總兵之事業虎公分領
董仲義等爲奇上黨尹郭從善部民兵爲犄角關帥統
仲義等鼓譟陷之僵尸百里蹂躪殆盡河東分司以功
聞進關夏官侍郎虎陝西理卿仍賜龍衣各一襲校卒
資給金銀幣帛有差暨凱旋歸值春夏旱蝗秋復大水
二公遍禱山川輒應廻歉作豐民弗告乏無何又以攻
汴功魁諸郡加山東樞判繼陞同簽院用彰厥勲逮三
載詔命總兵取齊魯檄授二公河南江北薇垣遣爲先
鋒旌旗蔽日大勢東馳越洪濤臨寇境而河西降抵東
昌而楊誠服下東平而田豐順陷黨誑脅者望風歸義

拒命僞相若續若劉若王若陳致歎不暇齊魯諸郡皆
復版圖遂由參省而增級左轄二公當國家傾覆之際
慷慨憤悱氣充霄漢敵愾心雄除惡去姦吐氣爲雲積
聲成雷卒能易危爲安反亂爲治豐功偉績傑出昭代
者皆忠義之量雄傑之才見諸勲業也矧振旋澤潞屏
翰右臂布德施仁垂髻戴白沐浴膏澤禮遇賢達興崇
儒教篤民彝易風俗用武修文緩急適宜非才全德備
能若是乎昔周宣中興時則有若方叔召虎以功業稱
尹吉仲山以文雅著今觀二公勲德之隆則同乎方召
文雅之美則繼乎尹仲聞其風跡其實疇敢不敬其光

况節全終始而不替乎關保字世傑虎林赤字哈魯刺
氏俱爲河南世族澤潞士民被其德澤欲刻諸石以誌
將來燕南進士申彥達狀其實徵文於余辭不獲而爲
之銘曰於皇聖元乘龍御天丕圖鞏固秩秩斯傳適際
中衰毒流八埏塵飛烟慘民斃戈鋌幾何人斯解民倒
懸天儲碩器扶危理顛矯矯二公廊廟俊英倡明大義
安厥瘁氓百戰百勝雷電震驚掃清寰宇時靡有爭天
開日霽玉心載寧撫此冀方威名孔彰民用平康比隆
太行勲德焯焯貞珉載揚

贈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追封扶

風郡伯馬氏之先德碑銘

張起巖

河東人

馬氏爲上黨壺關人上世習吏文代爲縣史今廉訪使象先之高祖諱源字仲淵精于律義郡縣視以爲式能以理論解訟者縣賴以治高祖妣董氏曾祖諱銳字世用昭義元帥府左監軍辟充知事再遷帥府經歷曾祖妣楊氏繼杜氏楊氏王氏九子琮琬珪杜出也瑗瑛瑜楊出也玘瑾璋王出也祖諱琬字仲玉其第二子也由平陽府吏選掾甘肅行省歷許州沁州吏目卒年七十有四祖妣魏氏考諱維韓字安世讀書謹行不樂仕進至大二年十月五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累贈朝列

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追封扶風郡伯妣王氏前卒追封扶風郡君近故妣王氏累封扶風郡太君以建歷二年十一月五日卒杭州官所享年八袞二子長繩武次懋祖字克中仕太常郊祀署都監娶張氏懋祖之卒張氏嫠居守節宗戚賢之馬氏先世葬壺關縣北之龍溪山自祖吏目府君而下葬潞州城北是爲今塋繩武字象先甫成童勤學自立來京國躬淡薄勤苦晝從臺府治事日昃歸讀聖賢書至夜分乃寢雞鳴起盥櫛衣冠危坐燈下覆所誦書日以爲常成廟時有旨入充宿衛至大二年授左衛率府照磨兼管勾以職官

掾刑部除佐轉運司幕府選爲西臺令史轉掾內臺遂
掾都省西曹調江西摧茶運司經歷擢充戶部主事歷
刑部改中書省檢校官俄拜監察御史陞中書右司都
事進刑部郎中未期月同僉通政院事進江南浙西道
肅政廉訪副使召爲宗正府郎中丁內艱不赴娶趙氏
王氏前卒追封扶風郡君再娶李氏封扶風郡君一子
允昌象先通敏而明辨其在掾省也等其囚之輕重詳
敷陳之死罪得原者十有餘人在江西除無名茶課歲
爲鈔五千貫迨入佐戶部所司集贖不啻萬餘緡爲饋
假詞拒之至宵遁去其自牧者可推也爲御史彈擊權

要糾言時事無有避忌在浙憲日彈劾詰治不畏權勢
審讞詳密雪其非辜而舞文撓法者不得巧脫有罪其
材所施可驗也交友情義尤篤死無所歸率錢賈棺營
菽以殯雖盛暑躬臨其傍其誠于宅事可信也象先俾
予銘先世之碑余因舉象先之善所以昭其考妣平昔
教之之有素也太常先歿不及見其子之大有成太君
康寧壽考旣隆榮養而並受封爵以享其報世德有徵
已銘曰馬服之似以封爲氏後封扶風世望聿崇歷漢
暨唐代爲華胄凋殘清門典則爲舊世家壺闕器韞弗
施官規恪守蔚爲吏師歷世相承以文無害監軍佐藩

益昌以大或掾以仕或隱以居出處裕如綽然有餘慶
鍾偉人先志能繼中外踐歎志節適勵綸命載錫封爵
燁煌孝以忠致於前有光隆隆上黨天下之春鬱鬱佳
城有安其宅穹石琢文閱世永存以顯其親以詔後昆

劉評事墓誌

邵

炳

高平人

元帥劉寬高祖諱興曾祖諱福祖諱德世業農父諱廣
孝友廉讓臨財不苟取積而能散賑恤貧乏以孝廉授
評事有政績卒年六十七母王氏純篤貞潔善事舅姑
卒年六十六合葬于故里青羊西山阿先塋適丁金國
衰微戎馬橫起時官以元帥良家子領總軍務出入戎

陣之間往來鋒鏑之下銘心忠義生死以之特授潞城
縣令三年考績遷潞州節度判官以政有聲復遷潞州
節度副使兼總領本州兵馬事已而金朝失統遂致仕
天朝承恩復授潞州元帥府事因率木部監軍李仲韓
資招撫事王勇王清張使郭祥劉垣來歸桑梓徧徘徊
痛追思向日師旅之間授命致果萬死一生豈期得致
今日哉實賴神明嘉祐前有積累陰有維持者焉乃設
奠致祠經營邱壠命其都總領姪長曰泰次日普芟夷
攘剔呼水藏風益新而復完請予誌廼敘其實以爲銘